

清江縣志

250103

278

24

243.10

278

24

24

藝文志

書目

宋

春秋說

傳權衡 說例 文意林 合四十二卷

七經小傳

五卷

弟子記

五卷

公是集

六十卷 已上劉敞著

五代春秋

十五卷

內傳國語

二卷

經史新議

七卷

東漢刊誤

四卷

漢官儀

三卷

詩話

二卷

芍藥譜

三卷

公非集

五十卷 已上劉敞著

曾子內外雜篇

七卷

續說苑

十卷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訓蒙新書

墨莊總錄

祭儀

時令

已上別清之

向薌林文集

向子 題著

桂隱集

向子 題著

三朝北盟會編

三百五十卷

北盟集補

三十卷

讀書記志

集醫錄

集仙錄

已上徐夢著

左氏國紀

二十卷

史記年紀

柳江志

鼓吹詞

叢筆畧

已上徐得之著

周禮微言

漢官考

四卷

姓氏源流

徐

兩漢會要

七十卷



仕學心錄 已上 聶

徐侍郎文集 三十卷 徐

德菴類稿 三十卷

詩稿 二十卷

集錄 十卷 已上 黃

溶溪集 胡思誠著

元

四經表義

六書通編

十原

清江碧嶂集 已上 杜

燕然稿

東方稿

海康稿

豫章稿

侯官稿

江夏稿

百丈稿 已上 范

北遊雜詠 皮縉著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易象圖說 張理著

玲瓏窓吟稿 徐基著

鳴秋稿 裴斐著

鑑池春草集 楊士弘著

吾齋類稿 吳卓著

樗隱集 周恒著

國朝

山陰集 劉承之著

蕙楊稿 彭鏞著

理學類編 八卷

群書備數 十二卷

元史節要

吾樂山房稿 已上 張

新增復古編 吳均著

書經奧義

悟中集

富春詩集 已上 嚴

觀過稿

斐然稿

宋文 曾子書七篇序

秘閣 修撰 朱熹 人

曾子書七篇其內篇一外篇雜篇各三吾友清江劉清之子澄所集錄也昔孔子後門人唯魯氏為得其傳其後孔子之孫子思樂正子春公明儀之徒皆從之學而子思又得其傳以授孟軻故其言行雜見於論語孟氏書及他傳記者為多然皆散出不成一家之言而世傳曾子書者乃獨取大戴禮之十篇以充之其言語氣象視論孟檀弓等篇所載相去遠甚子澄蓋痛其然因輯此書以傳學者而於其精粗純駁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六

之際尤致意焉於戲君子澄者其可謂嗜學也已然燾嘗考之竊以謂曾子之為人敦厚質實而其學專以躬行為主故其真積力久而得以聞乎一以貫之之妙然其所以自守而終身者則固未嘗離乎孝敬信讓之規而其制行立身又專以輕富貴守貧賤不求人知為大是以從之游者所聞雖或甚淺亦不失為謹厚脩潔之人所記雖或甚疎亦必有以切於日用躬行之實蓋雖或附而益之要亦必為如是之自然後得以自託於其間也然則是七篇者等而別之雖有內外雜篇之殊而其大致皆為有益於學者非

它書所及也論者誠能志其大而必錄其小歷其遠
而徐望其深則庶乎其然矣
大清康熙八年九月丁丑朔安陸縣志

清江縣志

卷之二

朱向薊林文集序

秘閣 朱 真 真 葵 源

張子房五世相韓韓亡不愛萬金之產弟死不葬為
韓報仇雖博浪之謀不遂橫陽之命不延然卒藉漢
滅秦誅項以攄其憤然後弃人間事導引辟穀託意
寓言將與古之形解銷化者相期於八紘九垓之外
使千載之下聞其風者想像歎息不知其心胷面目
為如何人其志可謂壯哉陶元亮自以晉世宰輔子
孫耻復屈身後代自劉裕篡奪勢成遂不肯仕雖其
功名事業不少槩見而其高情逸韻播於聲詩者後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世能言之士皆自以為莫能及也蓋古之君子其於
天命民彝君臣父子大倫大法之所在惓惓如此是
以大者既立而後節槩之高語言之妙乃有可得而
言者如其不然則紀述唐林之節非不苦王維儲光
羲之詩非不脩然清遠也然一失身於新莽祿山之
朝則其平生之所辛勤而僅得以傳世者適足為後
人嗤笑之資耳愚嘗以是觀於古而驗於今而於薊
林居士向公之書竊有感也公之世家自丞相文簡
公始以曠度絕識左右真宗而欽聖憲肅皇后遂以
生妣之德母儀天下自是以來慶流宗枝瞻聯赫

其家族宣罷府之號令而暢其威靈以至擁羸卒守
孤城以抗強虜自勝之鋒過群盜橫流之勢身皆危
於九死志不可奪及紹興初大臣始決忘仇辱國之
計則又慨然上疏再三指言其失無所回避至於疾
病且然而猶勸上以深念創業之艱難不可遽以小
康而遂忘大計也此其平生始終大節豈不凜乎其
有子房元亮之心哉然二子當時皆不得位而爲之
於不可爲之後是以大義雖明而不及有益於人之

國若公乃幸猶得竭股肱之力以依日月之光宗社
再安與有勞烈較其所就則於二子又有光焉是以
中年乞身自放於江湖之上而學士大夫靡然咸服
其高一觴一詠悠然若無意於工拙而其清夷閑曠
之姿魁竒跌宕之氣雖世之刻意於詩者不能有以
過也嗚呼是豈徒以其絕俗離世之難發興吐詞之
工而然哉蓋必有其本矣公之季子大夫公以公文
集三十卷者屬序因竊序其心之所感者如此以附
書之左方後有君子得以考焉

宋止堂文集序

資正殿魏了翁
學士

某自少已知有清江彭公論諫炳炳心鄉往之其後
得公內治聖鑑之書自正始于家刑善於國鑿鑿乎
疏而理也又得止堂訓蒙之書自一本二氣五常五
典娓娓乎密而辯也又於公之子欽見公手澤與樓
劉諸老爲公銘竈則益瞿然自失曰是學之正傳而
吾不得親炙之也廬陵李公鼎受知于公有年矣今
將漕湖南而公之次子鉉來爲屬乃以公平生所爲
文刻諸湘西精舍移書某命識篇首於是盡得公言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行本末披誦累日程子所謂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
闕者非此其是與公始讀程子易傳知爲學之要又
從朱張子問辨講切而學益成繇是尊聞行知造次
理道居而訓子孫淑朋類必孝弟謹信志道依仁也
必窮理格物謹獨守約也出而告君父教世子必正
心脩身事親刑家畏天愛民也必尊儒務學簡脩勸
忠別慝癉惡也蓋言未有不根諸理而理未有不求
諸近非若異端之誣民文士之譁世也紹熙定省之
議伏墀扣額懇懇然有號泣隨親起敬起孝之意至
如噴原云社間謀兩宮韓侂胄出入宮闈與聞

六政厥少嬰忤流竄隨之公盡力排詆無少回撓劉
文節公以論吳端出臺公以博士爭之公非有當言
之責也油然發衷不能自已嗚呼是言也使見用於
紹熙則二聖重權必有以感移人心迓續天命而內
禪之事無遽也見思於慶元則政歸中書必有以登
額衆正紹開丕平而學禁邊議之紛紛不作也文集
凡四十有七卷訓蒙聖鑑與別集不與紹定三年秋
九月己丑朔

理學類編序

參知吳當

古之學者即事以窮理謹乎藝倫日用以脩身不致
驚乎高遠也故曰道不遠人性也者人所得乎天以
爲德具于人心宜至切矣孔門穎敏莫先子貢而
言曰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則聖人之設教可知矣
道絕于戰國經燔于秦漢儒專門授受惟事口耳千
有餘年聖賢不傳之緒中興於濂雒關閩諸君子師
友並起論議精到道學之明於斯爲盛朱子所定諸
經四書既有成說而元之設科取士表而宗之宜後

清江縣志

卷之八

十三

學之有依賴而無所惑矣間嘗觀有司取性命天道
設爲疑問而荅者之抵牾不可勝說何哉徒徵諸儒
先之言而無以驗乎身心之實稍以己意增廣演繹
則舛譌隨焉於是子貢之言爲益信而每深嘆其未
易聞也臨江張氏九韶采周程以下數子所論天地
鬼神人物性命之說載於成書及其門人之所錄者
輯爲八卷名曰理學類編使學者不待徧閱諸家之
書而可考乎天道性命之說其用心仁矣哉嗚呼知
性則知天矣反求諸身盡乎吾心之量則天地之故
鬼神之迹事物之理奚待乎索推測而後知哉周子

首繼前聖之絕學作爲圖說發明太極以授程子而
二程終身未嘗以示學者非不欲門人有聞乎天道
之妙也以初學之賢而欲窺見天與聖人之道毫釐
之差則或淪於高虛而不知切已之實病則程子之
教深有望於後世學者之深造自得之也是編所輯
固有功於初學矣然學者不知驗夫身心之實以求
聖賢之所同則古昔之言又烏能究其孰同而孰異
哉

山陰集序

梁寅

臨江舊稱多士之邦至於近代文章之醇雅尤彬彬
迭見蓋作之於前者既所趨之正則踵之其後者愈
趨之易矣劉君仲翰郡城之世家也自其少時隨父
宦遊之四方固已嗜學業能文辭矣迨兵革搶攘之
際與郡士楊伯謙彭聲之諸賢日究論雅道如秦豈
之世居則研精六經旁搜諸子史錄漢至唐文章之
傳者咸辨其醇疵高下其造辭發詠追金珠璧鉅篇
短章矩度悉合至其端之至理則如履康莊之衢而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十五

旁岐曲術勇進所之焉備矣故立言之工也

天朝徵用儒雅仲修嘗一至京師翰林宋公景濂一見
意合然仲修竟以重聽許辭公欲留之不可題賦詩
餞之其歸金川也恬然若將終身而嗣子奉養罪縣
官乃籍其家奉既歿君亦徙東萊至桃源病卒嗚呼
其可感也夫唐之陳子昂死射洪縣獄君之以官
身蓋與之同也子昂文章冠海內君之追古作者
與之同也君名永之以好書之篤故自號山陰道士
洪武壬戌孟秋之月同郡梁寅序

先哲言行錄序

廣東布政司參政 龔守愚 邑人

古之人有言曰後生晚進不復講聞前輩風節學問
 源流是致士風日就凋弊昔哉斯言乃知襄陽耆舊
 汝南先賢非苟傳也吾郡閣皂玉笥之勝名天下靈
 秀所鍾不干物而于人生其地者或制行衡門杜本
 類之或流聲政府李格補或列温公黨籍之碑劉奉
 孔或與朱子偽學之籍彭龜年章或追卞壺張巡之
 蹤陳喬李遜趙孟濟練子寧或厲張良韓偓之操向子誼徐卿或
 牧民馭衆以才譎稱蕭貫劉立之孔或挂冠遺榮以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廉靖著徐夢華魯三復其風節有如此者或深於經
 劉敞張美和之類或邃於史劉放徐或文追歐曾謝或學亞張呂
 劉清梁寅或摳衣大儒之門向浩或策名道學之傳張洽或
 詩侔於虞伯生范梈或博擬於宋景濂魯其學問有如
 此者豈徒一鄉之望雖以名天下可也顧惟郡當孔
 道荐罹兵燹往牒則磨滅無傳新志則踳駁已甚至
 有舉其姓名而莫知誰某者豈非大闕典與僭不自
 揆爰輯舊聞以為編其規制取之朱子名臣錄其
 梗槩參之洪武巳巳志不敢自出意見妄有增飾聊
 以脩遺忘致誦六耳區區之心亦願與一二同志共

商確焉若夫網羅放失勒成全書講求源流振起
弊則有待於立言之君子云

嘉靖丙戌四月望日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廿七

心遠堂詩草序

李濂

君子名世之作當以天下論而不當以一方論也宋
呂紫薇居仁嘗作江西詩派圖自黃山谷而下取陳
無已韓子蒼潘邠老輩二十五人以為法嗣其大意
推尊山谷為派之祖而諸君子揚其波夫無已彭城
人子蒼陵陽人邠老黃州人非盡皆豫章也而派之
云者紫薇之意無乃謂諸君子雖非豫章之產而詩
之源流實出於豫章耶自紫薇斯圖一出而劉後村
湯誠齋並有異議此予所以謂君子名世之作當以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十八

天下論而不當以一方論也東谷先生往時督學中
州與予談詩于梁臺之下淵乎其源之遠也確乎其
評之精也亶亶乎其說之長也今始得斯草而閱焉
乃歛衽而嘆曰此名世之作也此予所謂當以天下
一論者也使紫薇見之鑒賞品題又當何如哉

鳴世之雅盛國之章得非應運而興之選者乎先生志行峻潔鄉評宦蹟時所推先退老家居足履不至公門非其人罔與接談尚友千古氣雄一世蓋元和未散質素猶存有不專以聲色爲工者然亦不能不假此以自表于世所謂言近而心遠也抑豈足以盡先生之蘊哉先生著作甚富傳刻四出蜀都尤盛竊伏嶺鄙時獲讀綠雪堂記心遠堂詩諸稿已知嚮慕數往來境上逐旅奔忙每以不及面承爲恨乃今幸登先生之堂備領教益總其大要彙爲一集仍以先生心遠堂文章名篇命工翻刻俾海內同好恨相見之晚者獲此以窺其要旨之所存且以昭 國家人文之盛於先生有徵云

詩言古詩

開雨

卷之五 散

皇天見哀言以來天久不雨層宮李月驟治大衍動
 車大醫通從古治黃帝六氣咸以謂風旱歲惡然此
 下為心勞意勤躬脩德善樂損靡穢歡宥過以迎道
 者氣變及言事得罪者磨介杜楯之徒復特見既享
 小大之臣莫不欬然人情悅則天氣和矣乃三月也
 已日入而雨至於庚午詩不云乎益之以靈靈而
 既渥既霽既足在我三數以此見聖人之德與天相
 符言出而物應符發玉神助靈感事之古有言數言

清江縣志

卷之五

五

猶不能遠之况其動者乎竊觀詩書所載盛道之言
 至誠動天之速未有及也陛下者也臣不勝焚香之至
 懣懣闕雨詩一首十三章章六句殺避以聞
 堪輿經編一經一明或沉而毀或亢而賜自古以茲
 習為常民生真真靡究靡知其幸而吉不孝而災禍
 妄行惟其所之天命降鑒在我元聖兼覆慶祿四方
 定維式之恤無所疵病伊年暮春平久不雨人曰
 曆有常數禹湯之賢莫能備德帝獨喟息是豈及古
 者萬物若絀以經康莊誠恐不能動天也而齊心

臣等謹將此詩書呈請聖鑒伏乞
 聖鑒訓示謹奏

美荆守正違禁羅雀

李大異

清江有奇饒飛爵金染裾但為挾綿纒不能保頭顱紛
紛墮畢弋往往充苞苴公帑每市之歲戮三萬餘庖丁
奏膚功香穰雜清蔬餽走四方道路日無虛使君恫
山喬手握銀兔符筆端散雷雨千萬歌來蘇下令禁羅
雀遐邇皆懽呼我獨惻隱端本原在軻書匍匐當亟拯
殼棘當勿誅作詩驗後人此意不可

寓瀟洲田庄

明劉永之

邑人

暄風變時節春衣猶未換城郭日驅馳郊垌偶遊觀新
蕪望中綠飛花坐來滿濁酒聊自傾醉即眠山館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蕭灘驛

孫備

邑人

生涯此江水波浪敢輕越開呀天無風隨意釣舟發

峽山寺

徐穎

海鹽人

閣七東峯三折北逕四里為峽山寺瀑水
漚其門竹石高開自成一壑中有百歲僧

峽雪沍水泥春氣不得上竹梢結高寒寺門闕青嶂泉
從東峰來神丹有遺響飲者不知功齒髮日加長

感遇

熊化

邑人

石澗有喬松託生木孤特鬱鬱別芳華亭亭負貞直歲
晚水雪寒悲風助淒冽榮芬任凋謝傲骨盡折抑春光
綠野草女蘿生其側因緣附松根孑孑無力延蔓食

其滋松亦爲減色
樵夫偶過之
公柯乃得施
女蘿斬刈
盡勢必傷松枝
松枝旣已傷
松葉亦披離
草木自有性
榮瘁豈無知
所與苟非類
同患固其宜
寄語高崗栢
貞心凜自持
慇懃謝蔓草
無勞攀附焉

文昌閣

知縣 梁士濟 南海人

高閣連雲峻
登臨萬里親
悠然小天下
座上列星辰
閣山橫黛色
拱揖若來賓
俯矚大江帆
太虛一點塵
谷風飄暮雨
吹徧萬家春
不聘雲霄目
安知天澤均
觀世得無礙
高明不暇神
迴首京華望
天邊析木津

夏日郵亭

梁士濟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送客東郊道
爾交停午時
行塵隨馬暗
我僕屢告疲
遙望綠槐陰
安得成就之
焉知負薪者
酣卧枕方欹
弛獲無榮辱
夢覺絕驚疑
美爾王喬侶
翻然泣路岐

東郊道中

梁士濟

命駕出郊道
雨濶平陸流
潦縱復橫鄰
鄰溝塍逐田
家東作喜布
種兼種穉
屈指計秋成
輪軌連艫舳
且免吏呼門
相安不佩犢
翩翩新來燕
啣泥還舊屋
今歲獲明年
時來自獲宿
却惟道旁人
說劍且擊筑
逢年苟不能
吁嗟終顛鶩

甲子日喜雨晴

梁士濟

俗傳初夏甲子日晴則風雨調和雨則宜不
收壬申春月苦雨傷稼農家皇皇咸待甲子為
十及期果霽士民相慶守土
之吏免於讐尤矣欣然賦之

積雨春連夏青苗半欲黃田家屈指計甲子定饑饉未
卜終年飽先憂輸輓忙呼吏吏何答呼天天不忘及晨
日杲杲下土遍輝光千耦競耘籽皇穹迄降康疆域何
多難師行必裹糧天祚明明德受命政溥將盼嚮徵時
若有年書上祥蕩平從此兆臣請拜稽颡

四誠歌

清江蘇
知縣 秦鏞 無錫人

勸君勿作賊作賊非良圖疋布與斗粟所得亦鎔銖奈
何惑且狂以之喪其軀從今好為善明朝有赦書○勸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君勿為盜赤子塗肝腦黠捕利可啖廉吏恩終少天網
故自寬雷電欲相繞一朝法鏡臨頭願卒難保右誠
竊盜

江濱有竒俗積習傷雅化生男事他人生女不出嫁男
去離膝前婿來寄廡下如登傀儡場骨肉緣皆假兒亦

自有父兒亦自有母一朝兩决絕斑衣向誰舞力田供
子職青遂逢彼怒廻念生我恩泣涕淚如雨兄亦自有

弟弟亦自有兄云何陌路人肩隨且徐行本非共樹花
安有唐棣情一朝相殘賊方知恩誼輕哀哉父與母何

忍棄其子財帛重丘山骨肉輕敝屣荏苒向衰暮莫教
鬼將餒生子棄路傍胡不念宗祀生女年十五為作嫁

衣裳鼓樂相導送嫁與誰家郎上堂舅姑入厨作羹
湯舉案復齊眉古有賢孟光云胡今不然贅婿稱東床
止抱衾與裯中饋靡所將雖復諧匹耦兒夫氣不揚妾
身已生子不知拜姑嬾更有未亡人撫孤不下堂忽有
鬢如戟來窺舊時粧兒女呼阿翁親族舉賀觴倫理殆
滅絕夷俗真可傷恩男與贅婿舉國皆如狂願言一丕
變醇俗臻幾皇右誠恩
于贅婿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三十一

皆飽賂錢又輸公相願各悔禍叢案亦已空訟理未得
直不如歸課農靜觀萬物理強者必先終屈伸如蓬轉
天道猶彎弓勞攘復何益驅納網罟中安得世無訟園

非草色濃

右誠
好訟

山人亦有言一死輕重殊喪元固勇士溝瀆祇匹夫強
石扶眦怨曠日詔大呼囚之陷刑辟駢首伏法謀殺者
受侵辱憤惋氣不舒不惜赴溝壑魂魄飛幽都嗟彼仇
家子不諳官刑書憾言欲相抵載鬼遂一車願告噍噍
氓輕生一何愚隸籍枉死城招魂北山隅當念親生我
身體與髮膚此生雖貧賤慎保七尺軀右誠
輕

七言古詩

懷歸操

劉敞

蟋蟀在堂歲云除今我不樂鬱以紆豈不懷歸畏簡書
蟋蟀在堂歲云逝今我不樂濡以滯豈不懷歸友朋畏

劉宗海為余作清江春雨碧嶂秋嵐二圖賦此贈之
明劉永之

劉君早年善山水得意往往圖樵漁西昌城西一相見
忽然贈我雙畫圖圖中似是清江曲春雨蒼茫汀樹綠
烟中彷彿辨飛帆水際依稀見茅屋漁郎繫船江石上
一夜磯頭水新長孤村日暮烟火微渡口歸人暝猶往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三十一

碧嶂層巒翠轉奇嵐光秀色含朝暉風林落葉青
雲壑流泉生翠微我昔結廬此山裏每愛秋嵐淨如洗
經年奔走厭風塵偶看新圖心獨喜憑君添我小綸
明當歸掃山中雲它日君來一相訪松根為子開柴門
宿慧力寺有感

劉永之

城南慧力古靈刹名勝傳聞冠江右四方緇流每萃止
大殿高臺日殿阜琅函貝葉歲一出父老奔馳嬾女走
千人奉持萬人遮金支翠幢相先後余時少年事遨嬉
酒徒博侶爭相隨升廊歷廡覽寺畢日暮花陰連騎歸
一時繁盛今何有徒見石橋橫路沼百年喬木盡前

萬石金鍾卧荒艸龍象無依鬼神泣過者見之生嘆息
天道周旋地氣復乃有真僧爲時出蒲公碩德衆所異
洋者說法城東寺郡公延請縣公謝卓錫茲山理荒僻
披榛剔莽立梁棟頗有軒窗延爽氣我來正值六月莫
蓮蓬出水瓠葉肥脫巾解帶坐竹榻涼風蕭蕭吹葛衣
端州石硯光炤席蝦蟇吐水光相射要余作字懸素壁
春蚓秋蛇恣盤屈午陰當戶闌竹雞石魚聲動方齋時
冰桃玉李列籩豆黃梁赤稜供粉炊感此秋氣良不薄
手拂吳箋動新作靈澈昔與韋丹期大顛亦赴韓公約
人生交情貴相得何必儒墨紛嘲謔故鄉風物總堪奇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二十三

歎我遠遊胡不歸兒童不解念鄉井白髮慈親懷舊扉
與子相期在秋杪一舸中流羨飛鳥烟中鶴唳識松關
落帆寺下滄江曉

金鳳洲謠

敖英 邑人

吁嗟洲兮春水長春草短九苞何處尋文章百鳥啾啾
天不管我有漁舟大如斗洲邊夜宿蛟龍吼鳳兮不學
楚狂歌長嘯梧桐山月小幾時閭闔五雲開金鳳飛從
天上來

石龍城謠

敖英

吁嗟城兮城猶存龍已去敗鱗殘甲散不收靈秋且

綠冬有柑子黃婦人與衣男鬻產入城且納糧方
天子募戰士飽食日日眠沙場我輩猶處太平日
敢道國課愁 君王但預官長念我苦世世子孫終不

忘五勸勤

一聲雷響水便滿三夜月明又苦旱既水復旱苦
何不躊躕操勝算我有官塘數尺深急時莫阻車
春雨一注水平口秋日時聞桔槔頻勿將水利
田禾稿必將誰救一朝乾沒為肥田瘠人肥已
云胡不念禾與稻貪夫漫道蓄魚好蓄魚僅充一箸甘
蓄水可供一歲飽勸君勿蓄塘中魚蓄魚相爭水利無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五

但得官塘處處滿不須更繪流離圖右勸公水利

貧者流離非得已富者何為復行賈為官尚欲辭斗粟
作客何心事如土辭家轉盼七八年出門展轉數千里
不惜家園久離別那堪道途多梗阻陸行既怕豺虎儔
水深又恐蛟龍得一朝疾病兼死亡十萬腰纏亦何益
吁嗟乎上有高堂白髮垂下有閨中少婦朱顏開稚子
成行未識口勸君東裝歸去來右勸公

昨夜東鄰驚放火今夕西鄰一火年只緣鄰里不相救
使我良民夜夜愁保甲之法自古有之奈何十甲相鈞連
一家有警百家散清離不許外人牽帶死扶傷要和睦

同宗一姓尤宜篤莫教奸宄竄其中
非我族類便驅逐
戊夜時聞柝與鑼防身亦帶弓與箭
不煩官長相督責
保爾身家爲最便此法不愁盜與窩
夜戶不閉樂如何
今日中原漸多事勸君聽我保甲歌

右勸行保甲

二月已空甌裡粟四月穀盡家家哭
一朝穀賤不值錢
賣與商人舟百斛貧民智短宜苦饑
不將前後總尋思
何不藏將半間稻留到明年穀盡時
積穀不論升與斗
聚囤成倉供百口但須社長廉且公
此法行之可長久
豐年預積饑年穀饑年穀比豐年玉
年年豐稔穀倍增
推陳易新利相續更有迂談亦要言
販豎蠅頭利甚纖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三十六

水火不侵兼却盜民間宜用五銖錢

右勸立
禮倉

五言律詩 排律附

曬書

末劉 啟

藏書不滿百幽蠹休時除上有朝廷副多從秦漢餘
山迷禹穴雲海隔崑墟持此貽清白歸為林下居

又

劉 效

幽事隨時有移書曬日華囊開魚蠹字眼暈石榴花
病多三事勞心愧五車賜書仍有品前輩羨吾家

送臨江軍監酒李大博

梅堯臣

三江卑濕地北客宦遊稀霧氣多成雨雲蒸易損衣白
醪燒甕美黃雀下田肥未辨殊方語山歌半是非

清江縣志

卷之八

三十七

桂山堂

周必大

京國新如桂家山桂蒲林葉習經歲碧花雨感秋金作
楫商舟穩為梁漢殿深幽貞宜白閣莫待斧斤尋

寒食後夜坐

元范 棹

已新寒食火更近暮天鐘花片隨風滅柴扉帶月重
閒酬官達將病抵心慵木不從耕稼臨江愧老農

宿天益寺

江州明夏

寅 華

秋暑倦行日聊歌對碧山我觀名利好僧入遠居閑字
剎碑年號香齋佛面顏晨隨業風動鐘磬隔人關

宿慧方寺

嚴 嵩

乾坤逐我馬
日息
百憂紛

江府 知府 管大勳

清境條員
原無障
塵淨不

明空
見蓮心
懷川上

雲齋禱

符 錫

春雷何處
雨竟稀
農望爾方切

源田甲拆
沙掃炎
十豐年兆

激龍得雨復志

符 錫

神龍何遠
在得開
念群黎甘澍一行

清江縣

卷之八

祠皆境內
無感不
蒙西曷自勞心

宿石城卷

熊 化

鐘斷鳴泉
度石關
雲霞深

天松風穩
神隨蘿
月開靜林驚落葉

送盧本潛明府入覲

熊 化

雙屐瞻
天近孤
琴別路悠

梧竹燕臺
曉芷蘅
楚岷秋但看瀟湘

暮春遊慧力寺

清江縣 梁士濟 南海人

猶在日
襖飲及
茲辰鳥語

馬跡石辨
斷龍鱗
慧力應長任

懸鐘驚風動威... 我為別懷詩一寫... 送李大使還清江鎮

送李大使還清江鎮

三載司征報政成... 玉鸞歸心共月明... 煩君寄語周通府

觀宋徽宗藏蘇長公書金剛經碑

東坡晚歲關西方... 又疲精力寫金剛... 清江縣志

清江縣志

得與山陰同逸駕... 午飯玉虛觀

午飯玉虛觀

方渠曲榭小瀛洲... 四時山雨盡迷秋... 五舍疾行天又熱

香積寺

卓錫靈源歲月深... 長者能無布地金... 分明宛若圓通境

閻皂山

頤應

敦倫此外無餘德除却人倫若箇明忠孝一源尋道
誠明互用覓心精能馨黍稷惟明德剩有梅花不世情
司訓當年真祭酒少卿今已待調羹

觀瀾亭

清軍御史陳述 蘇州人

泮宮南畔大江濶亭瞰清流體道深
還推曾點浴沂心天光雲影同朝暮
欲識此中無息意諸生須用惜分陰
山色溪聲自古今

明經書院

劉松 新喻人

秀水靈巖護紫烟藏經丹閣泮宮前
玉笥牙籤振鐸年鄒魯斯文存正學
木天瑤帙燃藜夜古今吾道有諸賢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四十五

偶從絃誦瞻光岳奎壁星臨斗極邊

府譙樓

臨江府知府王佐 臨臯人

危樓落就冠湖西畫棟飛甍拂彩霓
四面山河開壯麗
二儀清濁判高低龔黃今古佳名並
賓主東南衆美齊
江漢風流如昨日可能授簡不留題

郡齋詠雪

臨江府知府沈葵 平湖人

風俗占冬甲子陰臘前飛雪到而今
似妬匏翁白滿簪
郡齋何許堪勅敵賴有梅花鐵石心
誰家狐貉酒杯深

登一覽臺

華山高青岡東此一覽臺其形最圓秀七名金星堆宋時作一覽臺其上今廢蓋郡

邑之鎮
山也

秦鑪

葦基荒落今非昔古樹婆娑尚有靈地勢融流稱水國
天然重鎮得金星試占雲氣當為瑞却望炊煙幾處盡
最喜章山春雨後流泉處處入農經

七言排律

答清江錢

開山中景

錢問詩云傳聞仙境墨
何如山勢

詩語如陳道判
可憑詩句說來無

陳

形如閣皂對清江吳漢神仙古道場玉像靈多民受賜
天書歲久墨猶香絳霞密鎖靈仙館碧霧輕籠正一堂
蒼蘚爛斑雙鯉石寒泉澄湛九龍塘着衣臺上三冬暖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四

鳴水亭前六月涼搗藥鳥聲喧夜榻昇天馬跡印西岡
葛蕤源深生異草凌雲峰峻染翳光丹井雖存人杳漠
松巢空見鶴飛翔屏粧水墨誇陶弼門斷塵埃憶孟昌
風來松檜笙簫地春入園林錦繡鄉箇中自少紅塵到
關裏惟知白晝長景物敢吟成寶錄願憑賢宰一稱揚

五言絕句

送呂嘉陽赴臨江詩

宋王安石

黃雀有頭顱長行萬里餘想因君出守暫得免苞苴

寄天寧寺僧雪印

明劉永之

高齋讀書罷松月影層層遙憶寺門閉紗籠上佛燈

迴龍寺

黃之俊

江濱數椽閣擁衲住高頭好着空空眼西來一派流

七言絕句

春草

宋劉敞

春草綿綿不可名井邊原上亂抽榮似嫌車馬繁華處

卷之三

城門便不生

絕句

劉敞

青苔滿地初晴後綠樹無人晝夢餘惟有南風舊相識

徑開門戶又吹書

蓮花寺

蘇軾

竹下交陰一徑通入門錦繡盡香風湏知極樂無憂處

便是蓮花境界中

臨江買舟

朱熹

征驂聊駐近江樓南市津頭問買舟共說明朝乘雪水

長歌一日到洪州

好覓仙方九轉丹

寄彭聲之

明劉永之

邑人

素純便面小行書
寂愛風流半醉餘
芙蓉楊柳娟娟月
何處相逢解玉魚

題北澗精舍

劉永之

石田流水繞生苔
翠竹蒼松傍舍栽
恰似川庄裏住
葦門斜對芰荷開

題老嫗騎牛吹笛圖

洪武初召為女史後請老弗許因題此於所繪扇

覽之遂放歸

范氏

高后孫女

貴妃賜死馬嵬坡
出塞昭君怨更多
曾似阿婆牛背穩

清江縣志

卷之八

四九

笛中吹出太平歌

赤城觀

解

縉

吉水人

會到松湖訪赤城
山入道士遠相迎
一尊玄酒十年醉
此日經過愧獨醒

遊慧力寺

解

縉

慧力寺前春水流
菲菲芳草滿汀洲
十年不到臨江郡
依舊青松接畫樓

又

臨江府知府

沈

縉

平湖人

雲伴長松鶴伴苔
晚風輕袂寺門開
巖花野鳥春無事
消得臨江太守來

水

清江縣知縣

强

沛

翠溼青松半綠苔夕陽樽酒爲君開白雲飛過湖東去
故作松巖夜雨來

宿天寧寺

張

弼

崇北幽軒面古臺松聲聒夢雨聲來耳根塵土三千丈
縱有清風洗未開

鎮橋寺

臨江府知府

李

槃

日上松窓僧起遲水容山色兩淒淒王孫莫厭春衣薄
閒倚寒松看碧溪

崇真觀

張

時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喬木陰陰路欲迷數聲啼鴉野橋西道人穩閉柴門
落花開總不知

玉女峰

孫

治

玉女來看玉洞春玉人勾引度雲根繇來大道無分別
不用含羞入洞門

菟花原

孫

治

千樹飛開不謝花玉樓金殿鎖烟霞人間甲子君休問
蓬海如今漸見沙

蕭灘驛

臨江府知府

徐

尚

江花柳煖沙明沙上勞勞客子行欲爲流年挽春色

不知春色更無情

閣山雜咏

徐穎

海鹽人

樊蹊折折入水壺雪壁仙人字有無
解道紅泉如可渡
此生期作埽花奴

赤烏碑什事難憑碧瓦年深裂作冰
自是神仙烟火外
不緣風雪斷香燈

冰天壓屋四無聞江樹連峯總化雲
但得瓊漿換毛骨
直將人世葬書焚

羽衣謾謾執如烟仙錄無人得秘傳
今日雲孫化巫祝
當年菌閣變葑田

已上崇真宮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五十一

流珠久秘杳難逢石室纍纍尚有蹤
明月在天人在雪

三更私自禮東峯

右藏丹石室仙翁丹成藏之東峯留記云以誤廣修陰德者

側聞咳唾成珠易驚見梅花嘒石難
香處欲尋尋不得

一簾風雪過橋寒

右梅花橋石上多梅花蹟云是仙翁嘒水而成每當春霽間聞香氣

玉篆中分斧劈痕人言雷火掣天門
石蓮亦解風開落

十丈今無一瓣存

右巍石在統峯之陽識云雷驚山巖石香火歇嘉靖初果為雷火所擊

衣裾忽滅東峯頂鷄犬難從半睡中
弟子無聞丹竈令

空留瀑布響天風

右着衣臺仙翁於赤鳥二年二月中夜登此臺振衣而昇弟子皆不及從

飛禽竊食語通靈峰頂猶存藥臼形
凍手摩挲無所

長生惟有石苔青

右搗藥臼相傳仙翁搗藥餘為食所食至今月夜常聞飛鳴自

盤直瀉上池水玉柱高搖碧落烟鴈宿

無人來看第三泉右瀑布泉自東來右折逕鳴水

臨江入景此詩者即詠以志其概秦鏞

城南古寺日深幽伏馬橋頭寒青澗只有數株松尚

根盤石路幾千秋右紫雲

鰲足誰云砥柱堅拍浮江上任踟躕細看石背渾無

恐有當年洪範篇右龜石

中洲捕竹又編籬路似桃源境最奇我欲卜居偕爾

楚狂休道德衰時右金原

沙上勞勞使客過路傍楊柳折枝多隔江呼起漁公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盡日生淮一釣簑右清江

江干寂歷水廻瀾鴈落平洲影欲單蘆花蕭蕭無啄

也應無意拾盤食右蓮汀

參差樹影望 半色溪流併作煙莫道河形剛半

清光如許十分圓右蛟溪夜月 古志云 清江如大陰半月之形

何處千艘集井煙乾然雄鎮想當年只今細數歸帆

商緝應拍百萬錢右橫鎮

峰縹緲入雲端積雪猶封禮斗壇山遠地偏游不

幾回駐馬隔江看右關峯 晴雪

宋劉氏墨莊記

秘閣 朱 熹

乾道四年秋熹之友劉清之子澄罷官是越相遇於
潭溪之上留語數日相樂也一旦子澄拱而立起且
言曰清之之五世祖磨勘工部府君仕太宗朝佐邦
計者十餘年既歿而家無餘貲獨有圖書數千卷夫
人陳氏指以語諸子曰此乃父所謂墨莊也海陵胡
公先生聞而賢之為記其事其後子澄孫允三世
果皆以文章器業為時聞人中更無他業惟守清
之先君子獨深念焉節食縮衣悉力營聚至紹興壬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三

申歲而所謂數千卷者始復其舊故尚書郎徐公純
吳公純皆為大守一守以題其藏書之扁不孝
先人愛清之兄弟保藏增益僅不失墜以至於
今清之親惟府君夫人與先君子之妾某氏不自
耕道而得道仁在夫熟之而已乎而不始於
謂或出於青紫車馬之間清之不肖誠竊病焉願得
一言以發明先世之本意於以垂示子孫不願義方
之訓甚大惠也其間其說則竊自計曰子澄之意誠
美然劉氏自國初為名家所以通書記事者盡歸先
長者矧今子澄所稱又其開業傳家之所自也

九重願無何人乃敢以其無能之辭度越衆賢上紀
之事於是辭謝不敢當而子澄請之不置既去五六
年書疏往來以十數未嘗不以此爲言也熹惟朋友
之義有不可得而終辭者乃紉繆子澄之本語與熹
不可得之意而叙次之如此嗚呼非祖考之賢孰能
以詩書禮樂之積厚其子孫之賢孰能以仁
義道德之實光其祖考自今以來有過劉氏門而問
墨莊之所以名者於此乎考之則知其土之所出處
之所入者在此而不在彼矣蓋磨勸公五子皆有聲
名中子王客郎中實生集賢舍人兄弟皆以文學天

顯於時而名後世第四子松言監資簡羅誦大體有
傳于英宗實錄子澄之先君子郎其曾孫也諱濬字
全因官至朝奉士既不遭無所見於施設今獨其承
家業後之意於此尚可識也生二子長曰靖之子
其季即子澄皆孝友庶靜博學有文而子澄與熹
尤篤志於義理之學所謂明道而篤仁者將於是乎
在九年二月丙戌新安朱熹記

宋朱文公祠堂記

詳請即前寶文閣江西四路轉運判官兼知隆興府翁甫

中庸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夫道原於天而受於人自羲皇開闢人文以至於我夫子皆盛德之至而斯道以凝者也所謂為天地立心為生民立極為去聖繼絕學為萬世開太平者實於是乎賴顏曾思與接續正統孟氏以後則真傳泯矣末學爭長異端滋熾千四百年間冥冥如夜道之幸存者人心秉彝不可泯耳安有至德為之宗主以覺夫人之天也哉天開我宋文明之運儼古極盛而周子程子出焉先知

清江縣志

藝文

五十六

先覺開我後人孟氏之傳久絕而復續矣吾道之南篤生紫陽朱子不闢濂雒之教羽翼聖經息距邪說蓋極其鑽仰之精處磨之益而後得之真我宋之夫子而大有功于濂雒者也夫惟有至德而至道以凝此則程朱子所以無愧于孔孟之傳也歟甫嘗西江慨念紹興甲寅文公被召歸自長沙買舟臨江時詩過桂山謝公家德星會聚邠人繪為圖以相誇今甲子一周矣臨江別乘太博黃君彙文公之圖一覽之左廡古驛所樓地不存君為重葺復捐延福為以還舊觀祠成君與太守寺簿魏君率僚屬及

益脩舍萊之禮以勉齋黃先生嘗幸茲邑而望一
公亦師事文公邦之賢有德者脩食子祠謚不謂
竊想一時人物之盛衣冠儼如珮履鏘如璠席兮玉
璜蕙蒸兮蘭籍揭虔妥靈多士駿奔有榮耀焉邦人
亦必繪爲圖以誇盛事矣君以書來諭予爲記余謂
文公之道大明於今祠宇幾徧天下况清江昔文公
屢過而且止焉獨無祠以致尊仰意可謂闕典事跡
於今歲有嘗祀其所以興起人心使知道在此而不
在彼者夫豈小補是不可以不書祠之費皆君捐俸
以給非取之公也添倅舊無駢多以舊驛而居史君

清江縣志

藝文

五十七

既新築館於其旁君遂葺而增廣之以危司存凡百
二十楹入窓玲瓏聚植芳潔至于器用織悉亦備其
不私於已如此後人可以便安矣所賴以相與扶植
斯文爲心祠有未備者備之教有未弘者弘之德有
所未至道有所未凝至之凝之是又君今日建祠立
像之意不無望于後之君子君名洪字可大建之浦
城人學文公之學者也寶祐二年歲在甲寅八月朔
吉

宋閣皂山崇真宮記

古者名山大川在中國者皆雄尊浩蕩領於祠官天子巡狩望秩爲民祈福而已荆之衡嶽猶以爲遠白有熊氏已祠濬麓况其他乎當是時上旣不求遠器下亦安其嘗居雖有黃老之言何自而入空山窮谷稀竒絕特之觀誰實賴之及周穆王車轍馬迹馳騁於八荒中天之臺瑤池之宴寔傳於世秦皇漢武所然慕之繇是有爲黃老之學者而爲方士之術負策抵掌順風而至美門安期之說與徐福少君之詐作

當是時生雖信之其徒未盛於下也及乎土宇日廣壘齒日衆遐方僻地列居郡縣王喬蒞子訓左慈輩又爭以神恠風動四方於此時也豈特人主嚮之所謂四方徃徃從之矣從之者衆必有所聚旣不能安處於塵市則搜竒擇勝梯崖架險設壇場立室廬茹芝煉丹於人跡不到之地一巖洞之幽一山谷之秀殆將無所遁其形宮觀遂徧天下而尤勝於東南此積習之勢然非今昔之理異也彼所謂清都帝居十洲三島既茫昧不可考而洞天福地載之傳記有可言者距臨江軍四十里山曰閣皂蓋福地之第三十

三也自漢末張道陵葛玄丁令威皆有壇井故窠宇
記以爲神仙之館舊隸吉州新淦縣建臨江軍乃屬
清江形如閣色如足以是得名初置靈仙館煨燼于
唐隋道士程信然掘地得玉石像尺餘覆以鐵錮劍
草夢見之先天元年孫道士爲臺殿因山名觀
大火玉像僅存楊薦父子次第葺之江南李氏毀
玄都天禧庚申熙寧丙辰再焚再葺政和八年始
號崇真宮前對凌雲峰後倚東西兩山皆有壇其
舊之其西張也水出宮後名葛懋源凡半里餘
潺行石澗大抵葛仙遺跡爲多故崇寧開創

人誥命在焉北有令威觀基久矣入門卽御書閣十
一楹藏熙寧賜書百一十幅章聖封泰山芝草二
本皇祐新樂圖一卷紹興宸翰十幅閣後設傳籙壇
蓋法許受籙者金陵之茅山廣信之龍虎以此爲三
徽宗朝給元始萬神銅印至今用之次曰金闕廖陽
殿曰昊天殿曰正一堂曰靖應堂其東曰祖師殿曰
藏殿最殿玉像閣五間其崇五丈四尺雄傑冠於一
宮凡殿宇皆翼以脩廊道士數百人環居其外爭占
形勝治聽館總爲一千五百間江湖宮觀未有勝
於此者士入大川浮陸走無不迂途而至乾道癸巳

南朝脩太平觀碑銘并序

制散大夫中書
舍人武騎尉

江文蔚

夫蒼旻異用潛默之度不踰文質代更精微之理無
改惟王則順推而廣之亦繇江漢本乎濫觴拱抱漸
乎毫末堅空弗繼非考室之心樸斷未勤非梓材之
意道實弘被萬物可以觸類而言是以紛羊如雪邇
宵然之真風白雲在天窮沃若之遐武並驟執祖后
冠德孫謀玄風道業此之謂不朽南朝多士刑品既
清方焉道流楚材雲構靈囿並方於吳會間館錯峙
於楚都袁州新喻淨觀者東晉許旌陽令遜所舍之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六十四

地也遼稟命丹臺肇基喬嶽既植根華苑絕迹青丘
圭臬無炤景之功衡鏡非入神之用性與天道無得
而言濯纓成務之端解黻遠方之舉詳畧異任國史
存焉若乃高適樞機俯同稱謂蓋道以微遠業以勤
興述德一謬旁行不返養名獨善者以心賞為玄通
體竒載僞者比神姦於日用於是舍南郭之几足歷
名都役西州之智心服神仕菁華之義既遠烟霞之
望斯集夫東西南北無隔于駭人故負龜棄杖終焉
於故域觀其名與壤寒燠之所盛衰崇岡峻岳曩
舒之所朝夕庶幾於斯

臺所以忘返方城畧守於齊旅夢澤陸海於江鄴雖
流品不孤堤封具萬固亦重約諸郡偃蹇數都神仙
所會可焉無論古而無處歎駕斯遊彼都人士乃心
餘盛以爲箕墓既表遊旅之迹未渝萬壑已遷玉第
之形蓋闕乃儀星遠宇象帝殊庭維師母比肩靈
均珍枝鬱其茂秀瞻閣竦以參差葦如攸去風塵自
遠豈徒朱鳥或開方窺承華之殿靈槎可渡纔指雲
漢之津及京雒中微諸侯逐競神仙所處荆棘生焉
有吳維新肇同造物而昧旦之政青鳥不違貨殖之
家瞻鳥迷復遂使灼矣銀黃翦焉蓬草覆篲非擬捕

影淹晉國家紹帝唐之鴻風系宗社之絕業在玉衡
之政納龜宇之疇百揆有倫墜典咸振是以殷輅周
冕禮緝王圖祀夏配天功昭帝宇瑤山緝熈于重權
麟趾若其正位凝命振人育德柴車無
不教之士嘉石無可耻之耻裸壤惜其夏陰胡貉曝
其冬愛通驛四荒烽燧之途寂莫屬城萬里華實之
野陰煙凋鳥漢麟苑駒越雉左右坳收朝夕視聽陳
侯習其楛矢漢輦忍其騶牙禎符之效既熙華裔之
情允洽方將覆雲霓於芳夏返鑿鑿於伊瀍乃微福
真源宅心靈迹此觀元絕於廢而有繼於興愛存於

未兩月而禮殿成會以父喪去又未及竟今經歷承
華郎王遷來以學校爲已任餼廩不足則命路學正
楊士弘貸私錢以足之而督其役室堂門廡至於垣
墻羽翼崇高有序有則備然盛世名邦之表儀矣遷
字克善本國子諸生中書署爲民部郎稍進湖省掾
而爲此來也國家學制川先賢遺言授其俊秀教之
大學學成而散之四方欲以一道德而同風俗也克
善之興學其本於此乎於是知事余畊道炤磨林柯
教授楊祖欽瓜仕弘來求文以記之其爲言也敬讓
而推美惟恐其長之善泯而不聞可以見克善之信

于友矣稽之郡志其士尚禮教而畏清議其民安居
而樂業然則斯郡也教易成而民易使也吾聞之人
爲學本諸父兄則易從是以古人有鄉先生之祠焉
侍讀劉公明乎春秋之旨儀禮之餘博學洽聞時多
君子莫或先焉易曰天在山中大畜君子多識前言
往行以畜其德劉公以之尚書謝公脩良止之學蓋
以爲郭氏之得於邵子程子者云易曰兼山艮君子
以思不出其位謝公以之集政因二公之學而述所
聞焉德者何也夫之所以命乎人而人之所以爲人
者也望於氣管之國而不敢不爲也

而不曾有所及不考於先哲之言則不能以及其知
不效於先覺之爲則不能以踐其至密察於幾微明
辨於疑似積累以至乎決洽擴充而至乎廣大此識
言行以合其德者其庶幾乎位者何也隨其所處而
職分之當爲者也以言乎事君臣有其職矣以言乎
事親子有其職矣以言乎事長幼有其職矣家人有
內外疏戚之節交際有上下遠近之合則亦各存其
事矣安其所止所以盡其分也聖人之所以爲聖人
人倫之至而已矣凡民之所以爲凡民不察乎日用
彝倫之間而不知其職者也是以君子凜然職思

一憂以求盡其分焉夫焉有出位之妄乎二公遠矣
一不得而質焉尚試與同志者講之并以爲記

清江路清江縣儒學買田記

清江縣儒學教諭 趙浚明

聖朝制誥路府州縣立學守令與舉風憲勉勵所以
禁教化育人才扶世道美風俗也臨江為江右名郡
清江為臨江劇邑學較雖設歲計甚微春秋之祭祀
僅供師生之廩稍不給會時類地莫克完聚至正戊
子冬前江東僉憲清徹公以元勳世胄宿德重望受
知聖眷來守於茲下車之初詢縣學知歲計缺狀乃
慨然歎曰聖天子以學較任守令縣學雖令職而守
實總其綱可不思以稱上意乎又曰清江鎮張主一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十一

先生書院亦久廢不治而歲計充溢有餘以有餘補
不足亦事體可行者繇是計路學擢節憲公得中統
四百二十八定有奇謀以買兩處學田贖用而事屬
憲府不敢自專遂憲使買公糾治臨江清徹公即以
為請買公素崇儒重道聞請欣然喜曰興舉學較實
在郡守實吾分憲者勉勵之事不成就之無以盡吾
責兩牒於總憲而從其請以縣尹張悅遂承德廉介
有守府掾鄧椿謹飭儒者俾收買田之願奮者優其
直使無虧於民覈其實使無虧於學事未就而清徹
公薨而知事辛沂將任為重繼成其終於是出

石爲畝百有六十租出於田者爲碩六十有四其
計以中統鈔爲定有四書院之田數人與縣學
等縣尹張悅遂承德又推廣其意捐俸脩蓋殿堂門
廡煥然一新時浚明承乏縣學謀於衆曰清江學較
之廢久矣今焉祀事之有奉教養之有備使得與二
三子涵泳淑人心覺後進以助政教之萬一者
郡守清徹公興舉之德憲使買公勉勵之功郡守如
清徹公憲使如買公可謂能不負聖天子之付託矣
盍鋪張盛美刻之堅珉使後來教學於此者飲泉知
豚起甘棠之思益進而爲忠爲孝以答聖朝立學之

憲而知事芊沂將仕成終之勤縣尹張悅遂承德府
掾鄧椿贊襄之力亦以著焉衆咸曰宜遂次本末以
爲之記清徹公西域人名木入刺字世明民賽典赤
開國元勳咸陽王之嫡孫四歷風憲兩膺牧守冰玉
其清終始一節其來臨江也愛民如子而民愛之如
父母薨之日路祭弔哭哀動城邑雖暴夫悍卒莫不
掩泣非其仁恩入人之深其能感人如是夫旣而人
思不忘乃相與祠之講堂之右以舒追慕之情憲使
買公甕古刺民名買來的字誠甫國朝右族勲德名
臣歟歷風憲蹇蹇其直有古人風按節西江清問

文民仰如景星鳳皇緇芥所臨如陽春着地有
生故并書之使後來吏民有所攷云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元思學齋記

翰林學士兼國子祭酒 虞集 臨川人

予始識臨江杜伯原甫於京師也見其博識多聞心愛重之問從之有問焉沛乎其應之無窮也而其天文地理律曆卜祝神仙浮屠之說徃徃得諸世界之士至於因人情時物之變論議政治之術可指諸掌時大臣有得其才薦用之者薦上未命而大臣者卒事報聞原甫漠如一不介意方就客舍取詩書易春秋悉去其傳注而繕書之慨然有直求聖賢之遺於本書之意未幾去隱於武夷山中其友詹景仁氏力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七十四

資之益得肆志於所願學而予不及從之矣延祐庚申予居憂在臨川原甫使人來告曰我著書以究皇極經世之旨子其來共講焉且曰我以思學名齋居舊矣子爲我記之乃試誦所聞焉古之所謂學者無他學也心學而已耳心之本體蓋足以同天地之量而致用之功又足以繼成天地之不能者焉舍是弗學而外求焉則亦非聖賢之學矣然而其要也不出於仁義禮智之固有其見諸物雖極萬變亦未有出乎父子夫婦君臣長幼朋友之外者也故曰聖人者天論之至而已聖人至而我未至故必學焉求其

以至則必思焉乃有爲之說者及欲絕去倫理措心
如墻壁以待夫忽然之悟於一觸之覺不亦殆乎今
求諸此而不得者乃欲從事於彼以庶幾萬一焉及
以絕學自勝果爲善思者乎然而嘗聞之明睿所炤
者非若考索之所至夫至於明睿則無所事乎思矣
無思者幾乎聖人矣其始乃在於完養而涵泳焉時
至而化有非在我者豈不盛哉

清江縣題名記

四川右
布政使 教 英 邑人

清江縣治在蕭水之上章山之陽石龍金鳳地靈攸
存止堂主一流風不替是以數百年來風俗之淳厚
文物之雅飭在楚越之間謂之樂土長民者可以卧
治之矣嘉靖辛亥晉江朱公以名進士來綰黃綬公
邃學有文才識明敏簡靜不擾希武循良一日顧題
名無石作而嘆曰章往風來其責在我廼鳩錄前時
尹者得若干人而丞簿尉附焉將買石刻之而屬予
爲記予惟官署題名以敦交承之義而寓勸懲之意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七六

其來尚矣然天下縣治多有欠此石者蓋牛刀小試
者不屑爲戴星出入者不暇爲擁襦放衙者不肯爲
公今此舉貫今昔以聯銜合人已而例次視彼沉碑
漢水自爲不朽計者不可同年而語矣雖然自嘗情
觀之題名一片石耳何有何無何闕治行爲哉殊不
知自古君子建功立業未有不克勤小物者是故武
侯治蜀料理井竈陶桓公欲致力中原朝夕運甓公
於片石題名且汲汲焉圖則凡三事以靖位六事以
勤民寧或悠悠玩愒而不底適績耶抑嘗聞之公之
先大夫恭簡公在時仗鉞邊陲業勲懋懋載在國史

餘慶流光公當繼述他日鴻漸雲達羽儀廊廟使人
稱曰恭簡有聞孫恭簡不亡矣公其勉乎哉十老矣
於文字無能為役因公有命敢效忠告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七

題名 煥英

重建清江縣儒學記

翰林院侍讀學士 錢溥

國朝崇儒養士踰百年矣然士之出為世用者亦本其山川靈異之所孕前輩型範之所造就上之人振舉而作興之有其道乃克成其材憲於時而芳百世非偶然也臨江為江西大郡而清江又麗郡之望邑勢控上游山環水秀風氣攸聚故民生其間敦本而易化士業詩書而蹈禮義者衆宋有三司磨勘劉公嘗聚書千卷名墨莊致其孫公是公非二先生學貫今古為世大儒四世孫清之得文公先生為作記元臨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八

川吳文正公又與八世孫自得作後記可見劉氏子孫之出自墨莊者不獨以科第顯又世與有道之儒接揚芬委祉於其後人縣歷數世而書香不泯他如王荆公之生府廨向子諲之居薌林文仲武仲平仲之三孔文學德行與劉氏輝映後先蔚為西江之望士沐餘膏而振芳烈者踵武而起孰謂人材不木山川所孕與前輩之所造就者乎夫以一聚莊之售於家義種而仁獲尚收人望於既久矧今邑學為育材而設諸書有閣明倫有堂釋菜有廟以道而高勵之

以三子為之則得材不愈於劉氏乎我

初親御西江削平僭偽即以興學
既首焉

英宗睿皇帝以敦學未廣其實

初命憲臣經明行潔者以專提督時今俞憲潮陽李公
景齡自侍御史歷詹僕二丞而陞是任天順癸未秋
按臨至邑顧瞻庫舍歲入於敵乃命其令葉洪口是
豈樂音地耶洪郎勸率其民曾子貫買良材於荆楚
爰圖興作而繼以憂去適郡守陳侯浩通守王侯
至遂協興復之志同府鄧侯璿推府杜侯辰至尤堅
贊襄之力邑丞蕭韶邑判沈鶴咸樂募勸以助成之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七

自文廟儀門櫺星門兩廡以及敦學門於東復明倫
堂於舊址兩齋仍附堂左右輪奐一新崇遠法麗有
加於昔於是學論侯欽司訓鄭亮尹儀以陳侯子同
鄉也託寓書史詩記子諱鄉舉里選之法廢而士多
雜出之衮糊名易書之禁興而士進於有司者率尚
詞華之末而本之則漠焉未之能講幸今憲臣提督
之設歲省月試察德行道藝為等第崇雅而黜浮有
司取士雖以文而平昔凡錄於憲臣則亦古者鄉舉
里選之遺意矣矧李公嚴教嚴掖尤知所重而加意
如清江者乎清江士子繼今來遊學歌堂知

重建清江縣儒學尊經閣記

臨江府 徐 問

六經者道之文乎道不變經弗得而絕也降自秦
王迹熄虞夏商周之文繁亂孔子懼而修明之載
秦火典籍幾盡然而伏生口授魯壁復出古文
雖少磨滅附會於漢之諸儒要其大經大法卒
於世嗚呼此天地人文可得而絕滅耶嗣是或
偏安夷狄之國猶知所重我

朝益隆表章自秘府之藏述於

國都郡縣學皆有閣閣制皆宏傑欲經居高明以遠溼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八十三

壞其尊經也擊矣正德辛未清江舊學燬於寇閣廢
前郡守熊君希古始建王宮通府陳君元憲相協厥
材無何皆以遷去故尹王君泰白繼守戴君德孺請
於中丞孫公燧從之出公帑若干緡以鳩工事委邑
丞黃彥肅而司訓周綱則遴任而董成者也逆藩變
起工弗績辛巳余來病乃非度仍付王尹半尤而益
其材初建尊經閣易明倫堂門廡齋舍也廩繼作成
有次壬午秋七月告成一時師生皆彬彬爭自濯磨
又嘗

天子山震收元為茲閣一新之會記之書時也雖然

民彙也聖人作君師緣之以敷治立教諸生日踵其
聞口其書優柔以會於心取而規諸事無眩其則居
爲孝弟出爲忠良退而以其行與義薰於鄉以徽善
其俗無眩於理則於六經可謂一日千古也噫豈特
尊之而已哉時嘉靖庚元壬午冬十月吉日

清江縣學科甲題名記

吏部

尚書

禮部

臨江江西屬郡清江則邑之首也其山水明秀而風氣清淑人生其間皆尚禮教而謹憲度勤生而知其爲士者習詩書談仁義苟有才具則思效用於時而以不用爲耻故當今盛世遊學較齒縉紳而列於士君子之林者比比有也清江儒學之建自洪武之初已然矣士之成學者肩相摩踵相接也賓興之歲得以所學登仕籍者蓋多矣題名之記所以美其美而勸將來傳之於不朽也然有志之士亦豈待于勸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七

哉今蒼梧唐侯昌來爲清江令而上虞貝昫爲教諭又得太平邢寬係姚錢英爲訓導以佐之相與謀曰興學育材

聖治之本也有志於學者雖不待於勸然亦有勸之而未見其成者此豈誠不用勸哉且繇初舉科至於今題名之碑亦有未備者無乃缺典歟宋天禧中王公損之判臨江軍子荆國文公實生於此詩書福澤積久而彌昌文章之華道德之光莫有盛焉者二劉三孔以博學宏材德業之備儼美於當時足以繼古人而儀後進傳之以垂不朽豈非郡邑之美與哉

元先聖廟堂記

翰林學士兼國子祭酒 虞集

臨江先聖廟學作於景定庚申故宋丞相江萬里為之記實我世祖皇帝觀兵江南歸續大業建元中統之年也又十有五年皇有江南臨江來歸城郭按堵絃歌俎豆儼然如故沐浴聖化斯文昭明又七十年於茲矣有司率循故嘗無所改作觀舊記所載草創僅立於兵戈搶攘之餘未有以稱斯郡之新盛者也
大德丁酉故河東李章肅公偶以集賢直學士來守是邦尚文而禮士興學而愛民百廢脩舉赫然作新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二十八

命直學陳明之種松北山辨正疆理未及有為而去後至元庚辰前進士月忽難來為郡經歷以學為政行立政脩未朞年召擢工部主事又不果至正辛巳正議大夫教化的白巔移守精神折衝知無不為下車謁廟嘆其庫陋更張有作乃八月有事於先聖先師禮成明日命教授張九疇學正李思誠盡撤其舊取材于上流擇工於旁郡度地為垣見侵於西隣老子之宮者重墻以包弁迫切於屋壁訊之故老驗諸木樹以得李公經營之舊召其人而致對不敢自隱於是按郡志黜僞券更正制冊表而議之日親程

清江縣儒學學田記

翰林院 張春 新喻人

先王之政教養並行匪直以厚小人亦所以養君子
甚哉士之學有資於養也何則學非專心致志弗得
一士而不能無流仰之累處生之憾而欲其心志之專
一也難矣煩養非田無以具田非上之人制之士
克自致耶古昔盛時鄉以下必有圭田士無田不
以祭則不敢以宴若是乎其意也今之士雖少異
於古然已講之學校其不待於齊民也審矣即使之
耕而食且不可况無可耕之地乎恒心不賴於恒產

清江縣志

卷之八

十一

孟氏所望於士之自待者然也而上之待之無以異
於民也豈感乎士之輕哉夫自有學田歷代相承以
為養與蓋養士諸費之所出也哉

國朝建學師有廩食弟子受廩於官田不必置亦宜乃
今人文日盛士彬彬乎相望興起廩有定額不能遍
及賢而貧貧不廩者衆苦費而廢業強學而鬱中殆
非養士之初指邇者名邦大邑稍稍置學田以贍
士是良有司者之盛舉也吾臨郡邑尚未能有有之
自清江始嘉靖丙寅邑令洪淵王侯聽民願以田入

學者受之得四十九畝有奇隆慶壬申南玄陸侯

以價買七十四畝蓋之計其租入用數之跡歸之縣
以供歲課餘皆歸學貯以待貧士不時之需鉅取之
禁而出之有經士氣民風繇此益振而寢厚二公
之加惠來學也至矣於是邑博何齊江君洞軒喬君
思東范君進諸生而語之曰二公之功其可無述乎
且予懼久而無稽將侵沒之不免也盍伐石刻文爲
永永計乎走使來喻屬予文予喜聞其事乃報之曰
予竊暗世之長者閔人之貧推食解衣不少吝惜未
嘗不嘆其心之仁而惜其惠之不廣也若今二公學
田之置可謂知大體矣易曰養賢以及萬民夫今日

之養士尤所以爲他日養民地也斯其爲惠也豈有
涯哉遂援筆以記之俾後之爲清江者紹二公大體
之山無墜而清江之士益思自勉以無忝二公之貽
王侯名圻上海人陸侯名書常熟人其田之界址都
畝田主之名氏租入之數目宜并附碑陰便閱攷云
萬曆元年癸酉三月吉日

臨江府徙建新學記

雲南布政 楊 標 邑人
司參政

臨江郡學舊麗城城當贛袁二水衝嚙歲徙築竟逼
學廟教授李中謀遷之闕白當道未報嘉靖壬戌江
陵見吾陳公大賓以叅知藩政開府吾郡銳意文教
謁先師畢引諸生講性命倫理之學卽四顧嘆曰學
門在水濱是尚可仍乎力命遷之檄郡守蒲圻松屏
謝公鵬舉貳守萬峯周公贊清江令明河廖君文光
與之方畧會有浮屠以燬廢且距學近公故詣百家
相其區曰善與郡縣約蠲日筮事鳩匠掄材度僧徙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九

別剝購士民地與之金掃燼薙莽平陂闢隘衆營畢
集官師程能越數月而新學告竣釋菜豐茂公遷去
乃纓泉張公淵連江季公科代明年謝亦遷去今晉
江昇峰陳公選代貳守益軒吳公必學別駕鳳梧高
公岡節推少泉唐公舜欽清江令洪洲王君圻亦先
後至皆嘉意斯文鴻規底績云費一出見吾公之曠
金與郡守所助民無糜財工用僱夫與練兵之体力
人不告疲材石則括舊在與增致者董役爲清江丞
刁鴻漸經始於壬戌夏五月落成於冬十一月左爲
先師廟東西爲黜廡前爲戟門櫺星門右爲明德堂

載隣省用兵四境戒甲公能以其折衝樽俎之畧陳
布文德已而南征馳凱江漢底定全專用絃誦肇建
彝典偃武修文謂非太平之奇邁哉是皆可紀也臣
僭不自揆敬書之石以譏成功且使觀者知是後之
有關於風教重且大如此也

臨江府學名宦祠記

臨江府知府 徐問 武進人

夫上古亡名賈子曰烈士殉名名非吏所尚也自世
降王教衰上下相趨於文末官師率情以長以治刑
名者逸德脂膏者弗振舍是亦沉埋簿書事警給以
接時尚昔以浸淫肇於秦漢繁矣惟其中惴惴循理
因生以樹德值事以懋功約已以艾民阡危以禦患
擯文以概志行之禮義發諸忠貞彌遠而愈流聲焉
君子曰論以公實非衒名也臨江先隸豫章筠州朱
為臨江軍元於有國為路為府士大夫縮符分秩知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九十八

名於茲者寔多故祠中廢莫尋其始嘉靖改元壬午
余來二年公暇攷史志訪聞耆老言因歎曰嗟乎傳
有之曰民不祀非族故有功烈於民者祀之今玄宮
梵宇遍天下黜聖金碧規制儼於王者民亦依然相
崇奉及其徒世守之至官於其地功德節概流演及
明朝百餘年而祠尚湮廢非民之情所以妥遺靈崇報
事也乃與同官議合相地于郡學宮西偏為堂三楹
匪陋匪華綠以墻堦龕以木主爰書其世號爵里名
氏以別同異無攷見者不書始於三國周公瑜訖於

今注本卷北三十五人以奉時祀

新建明經書院記

明中劉松新喻

臨江郡學之徙建也十吉弘規今中丞前分守見吾
陳公寔始任之已巳夏浙鄞慕雲管公來守臨釋菜
先師引博士弟子講習既罷周覽四方矍然曰尊經
有閣制也經弗明弗尊盍增明經書院又曰諸生之
趨費較也露竚星駢肄息無所盍增號舍已又曰廩
餼弗儲膏火弗繼養士不夙有司之吝也盍增學田
精意感奮衆營畢集半載尊經閣成葺閣前爲門四
楹號舍二間閣後爲明經堂亦四楹號舍四間周圍

繚以石墻閣前東西號舍昂立共七十間舍各有厨
室二間周圍亦繚以石墻置書院田七十九畝有奇
師徒歲取其入爲資琴瑟旣調鐘鼓有節學官弟子
頌聲大作郡倅漢陽段君豸維揚姚君遜郡理宜賓
羅君嘉賓圖紀諸石謬以言厲松松謹記曰明制守
令六事首學較此其意深至也士挾書爲吏寧令過
關里不趨遇章縫不頌祭器不滌儒席不治而曰仕
固當者吁非也群驚然後作衆聽然後言毀譽無關
遂輟不爲時體使然也嘗勞佚之端覲難易之勢因
循適莫事去矣見義之不勇也簿書期會鞅掌朝暮

相立之事謙讓未遑無他彼有所急也數者之心
入其中遂使聖人之居學士之廬至不得與老佛之
宮比較巨麗噫豈不謬哉僕視闕郡士如里閭子橫
經講義標會較文親勸未始明示無嫌又諸所創置
完美如此民弗知焉僕誠有道過人遠矣蓋侯素愛
士士有抑直之隱則周之難則振之大過酒之小過
款諭使易之勿為張皇以故道無被及冠纓行者
無彌月廢棄者市路之夫少與儒生變色者夫士
得養其節善廉耻之氣然後禮樂可興也是秋侯職
事廣興郡學應期而舉者得三人皆侯素所甄拔士

兩拜表飭山川綢繆斯文之明效哉可以風矣侯名
大勳字世臣蘇鄉鬼中乙丑進士選翰林庶吉士授
禮科給事中陞刑工左右給事中拜今官為鄉內行
醇潔外政循良訟平賦均吏畏民懷若正宗法置社
倉築河堤繕道梁興鉅舉要流膏土地他美尚多
石亦共著謹記

清江縣學重建文昌閣碑記

中極殿制一燎
大學士

清庠櫺星門左舊有文昌樓制甚卑隘歲久傾圮雅
不壯贊序觀癸丑仲秋廣陵李公來視清江縣事公
先任分宜治行卓異兩臺史交奏

當宁寵嘉移茲劇壤甫下車首謁

聖廟進諸生講說經義勉以忠孝大節即區區羔雉之
謗亦勿情媮諸生奉命惟謹已徘徊學宮瞻眺形勝
見地據湖西勝槩當玉笥閣皂之奇惜巽方稍窳雖
料甲往往不乏人而夫魁鉅輔不無少遜時又以形

清江縣志

藝文

一百一

公言微屢之敗匪而登其高樹則覽結風氣而人
一以火振云公慨然亟欲從事歲位大浸民無寧
守公拮据拊循日不暇給鴻鴈嗷嗷且圖其急者而
聖政尚未遑也今歲幸際賓興

天之加意薪爇俞禮官之請廣增鄉闈解額士類益
以鼓舞而年復順成可以庀事公乃捐俸若干金典
之聚材鳩工命丞張君董其役伐礎一基周傍環
以巨塊援地矗起三層甍簷翬峙上祀文神睟容
以入士瞻仰觀然大觀直凌霄漢海可作雲梯而

清江縣志

藝文

碑記

一百一

道公益大有造於清化... 仰公加惠盛心將勒之貞珉昭示無斃屬不佞載... 紀其事余稽文昌之神世傳張宿降靈爲周宣后之... 宰臣張仲氏德全孝友掌策命而秉國均蓋以道德... 文章而建中興之相業者也吾夫子千古至聖則詩... 而述其懿行諒聖心之所素契者其祀之以翊文... 也固宜後之學者顧瞻此閣冲漠與孚先以忠孝... 躬而後蜚文章以華國策鴻樹駿維世康民允爲... 稷生靈重斯不負聖師之訓而文神以式臨而... 之矣於我公今日振作之意不大有光乎青衿其懋

清江縣志

卷之八

百三

勗之公今以朝

天往矣文翁造士嘗相與賢公皆有之太宰將以最績... 奏行且留銓諫登樞軸廣羅才俊以作王國之楨凡... 奉茶履而樂陶鑄者且盡天下士也奚第清邑之人... 文哉閣經于仲夏初吉而陽月落成提撕督作宛陵... 張君子翔重有勞焉而諸生孫守爲等同協力贊... 者也

重修臨江府城隍廟記

清江縣 知縣 梁士濟 南海

紀綱飭法度昭明賞罰示趨焉而背之泰勸者其
式愚也陳紀綱飭法度昭明賞罰示趨焉而遁之泰
勸者其民智也其民愚弗可使智已其民智弗肯就
愚已則徒以其紀綱法度也資狡猾之骫飭而已矣
上治因之其次利導之莫如詔之敬孔子曰大畏民
志語本也又曰聖人以神道設教言權也今夫無情
之詞論蹀躞聒載鬼車而號肺石至騁也使之詛三
於以自矢猶惕惕有懼心者官之方可欺神之網勿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三

漏也逋國課閃外徭百譁弗一應矣而州閭雜會歛
金錢賽禱輒毋敢居後有赫之鑒觀弗啻大府之憲
令也胥人者刻僞章侮文法盜驪珠於方躡而不忌
入廟則俛首皈依也何為神之格不可度也故曰於
彼乎於此乎陳紀綱飭法度昭示民可知而以其可
知也骫之疾矣使習有可知者以導繩墨之民更有
不可知者以威不軌勿使壞化而亂法夫民惡乎邈
故聖人以神道設教國家分疆定域而建官設其長
立其貳陳其廢置其輔而城隍廟並建焉理幽治明
與守令分任之水旱厲札於是乎禱之起夫後動夫

衆於是乎行之紀綱法度之不及於是乎止之民義鬼神相輔而行也故廟制須崇嚴肅穆願瞻焉使人思合其吉凶而凡民自生其戰慄深乎深乎其以開百世之善治乎其與民繇之弗使知之乎臨江舊有廟在城中規制森嚴庭廡與阼具備歲久而地棟陵楠剥弗治恐積而生慢亾以妥神明讐頑玩集慶祥廼與郡守諸大夫捐貲締造越厥士民忻躍子來踰兩月告成焉廼進父老而諭之曰勿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夫洋洋如在者念民力之普存也社稷本爲民而立擾民以奉神則余弗忍木千章瓦萬個

磚千者什之墜百石蒭藁百束冶人爲鍊數十百觔丹漆以勸計者十攻木之工千攻埴之工可七百丹繪之工百備手指千芻粟食當食者三十鍾費悉出官府諸以材若工輸者咸準民價財取爲用其勿擾民協力助者自分釐以上皆收焉捐有狹豐善無盈歎父老誌之毋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凡夫上埴下宇以避風雨者人也神則冲漠無形何聞何見然爲之上棟下宇取諸大壯而居之尚急於人之爲其身計者何也知鬼神之濯濯之赫赫而洋洋而

生其恭也明知鬼神之無形而洋洋而

之爲所憑依然而冲漠無形也而在不測也又
能等之紀綱法度之轍跡陽修陰序百之密而一
之疎哉毋以小善爲無益而弗爲也毋以小惡爲無
傷而弗去也神之權伸矣神聰明而正直福善而禍
淫也若然其式穀以汝矣樵蒸燠燎洋來格矣紀綱
法度相輔而行則於汝錫之福矣往歲自六月不雨
也至于秋九月臨陽擊柝聞於金川朝駕則夕極於
瑞東望豐城西接袁郡盈盈衣帶耳四至悉旱境而
清江彈丸介其中獨雨暘若百室盈甚乎哉急公好
義之受報奢也父老識之新廟落成值茶鋪垂穎有

清

縣志

卷之八

百七

敬肅穆之民心有五風十雨之嘉慶隸林無號惟
一香輶胥史文無害而飲醇買犢吏斯土者其追於
一食覆餗豈非義黃上世哉旣落成爰勒石而祝之
一自今以始歲其有來格來亨斯萬年

褒忠祠記

太嘗寺
歐陽鐸

臨江城之北門故有廟祀陳知軍元桂以知縣趙孟
濟配報歿事也按志元桂字華甫撫州臨川縣人進
士歷官大府寺簿宋開慶己未元兵入潭鄂出知臨
江軍未有城籍民柵木以守制置使徐敏子軍金鳳
洲變效不進元兵薄北門桂力不支脅之降不屈與
清江知縣趙孟濟俱歿之事聞贈桂天章閣待制謚
正節賜葬錢二十萬官其二子得立廟死所景定庚
申廟成賜額褒忠北門蓋其遺址也姓訛謚逸易為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頁

淫祠不知何自起而莫有正之者正德壬申李君憂
陽視學至郡因諸生請始檄知縣楊麟黜鬼像立二
公木主增飾規制以復厥舊又十有七年於茲廟日
頽圯不治知府錢君公良顧瞻嘆息加葺理焉弗侈
弗損惟以可久余適道郡下與公良追論其事曰噫
乎北門之禍徐寔為之也夫阨賊於藩其守在堂師
賊於門其禍在室元兵逾袁蒸已無臨矣雖兵自逸
致賊於門而使賢者徒以其身當之不幸而事勝以
至於死謂非其殺之也可乎哉封州之貶宋於是乎
失刑矣子奪廢罷並行而不倚如持衡然夫然後

以立國贈官易名賜葬任子立之廟祀報忠之典
宜矣而無救於宋之亡縣刑失而受死者捐視也
臣之義太上無所爲其次勸而善其次懲而善是
守爲義則辟者報死爲榮則生者辱事有相形者
而或易之苟辟而誅則莫敢弗守矣苟生而誅則
敢弗死矣雖然吾豈敢以是擊賢者哉褒忠之舉
亦以爲世勸也繇乎其類尚德者悼尚愛者思而
目所及孰與廟近乃今頽地相望會淫祠之弗埒悲
夫嘗思之俗尚鬼而輕施輕施故興作時官尚法而
重費重費則不免因陋就簡而况異代之事非法所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七
夏

急者耶公良治郡節用愛民視利如免乃城峽江
府署工鉅費廣不自爲嫌吾問諸士民士民若罔
知蓋亦自求諸心爾斯廟之修神其以爲厲乎知
者亦必諒余之非佞也

重建練中丞大忠祠記

清江縣知縣 梁士濟 南海人

高皇帝御極十有八載初定科舉取士法倣古進子大夫於廷而策之於是臨陽練先生以對策剴直得及第第二人卒輔少主察其宗以殉當先生之射策太廷也極言朝廷用人以小善而遽進以小惡而遽戮因具道古所為教養法此豈有意曲學阿世効平津之詭隨哉非豁達大度之聖人何能嘉納而拔諸儔伍也迨其輔少主守成忠謀入告多秘弗可考然王師飛渡金川不守先生固曰謀國之臣實尸其咎矣

清江縣志

卷之八

百五

當是時藩封泰重諸雄藩皆

帝叔建國之始不施其親曾有今日降霍叔明日蔡蔡叔直為此廩廩而計安宗社者且主父偃儉士也襲賈太傅推恩之策則社稷以安方黃名儒也祖晁家令刻削之謀而傾覆還至先生參謀帷幄請誅一李景隆不聽謀人之軍師敗則歿之先生無媿矣雖然天將興之誰能遣之

文皇兆叶大橫祥膺壓紐卽力學慕古有至忠誼如先生經

高皇之神識拔擢如先生而謀之無成事之多敗先生

其如死何先生嘗語金學士曰子與口必爲良臣
當爲忠臣其自處審矣今去先生之歿二百餘年矣
令當日勅長樂老子之瘞頑何至殞其宗黨百餘人
然卽如長樂老子之瘞頑卽不殞其宗黨百餘人到
于今骨肉髮齒又安能不蕩爲飛塵散爲冷灰也此
百餘人者又豈能仗先生之倖免而至今不爲聖
尺冷也死而歿耳先生歿而天地之浩氣長存世道
之嘗維不墜此百四十有一人者且至今猶有生氣
是先生及獨仲也故先生獨謀國之無成耳而謀身
則未敗也天但困先生於謀國耳未嘗屈先生於謀

身也余所訝者

文皇他日有言子寧尚在固當用之夫以

高卓之神聖廣大而親擢先生期大用先生以

文皇之天授雄哲而異日更欲用先生是先生經兩大

聖之識鑒卓然爲用世才彰彰矣乃寄心誓於革除

則弗効何也蓋臣子勲名德業總是君父所成好古

質直如走牛得大聖人爲之治綸則經緯悉入神謨

而不然者以摹古之學當仁柔之聰則臣主俱散故

獨以節烈顯然則先生者遇聖主則爲良臣遇弱主

則爲忠臣者也慎毋以先生之節而掩先生之才也

嗚呼山不病武王之聖制鉤也
不伏也 賈以先
生自世祀其可也臨城
城隅以春秋
獎忠義典爰更諸冠蓋
明風教而輪奐焉其教護
拮据也

清江縣志

藝文

明宗書院小記

清江縣知縣 王心純 嶧縣人

古人言學只是家常茶飯而晚近似看作一題目揀擇去做以故下士每目為迂濶厭為格套裹足不入而上士則又殫精敝神於奧窔之內以為是千古一奇特事不知學非格套而亦何奇特之有夫子言學而即繼以悅樂其稱顏氏子好學但云不改其樂而先儒亦教學者尋孔顏樂處蓋其中有真趣存焉學者志學而不討真趣所在欲其駸駸不已難矣然欲討真趣莫急於明宗宗者何即大學物有本末之本

也在唐虞謂之中又謂之一列聖相承無古今無智愚一也譬之水然得其源則派派朝宗矣譬之木然得其根則枝枝暢達矣所謂得其一萬事畢學不明宗猶之乎不學也臨陽為文獻淵藪而書院之建缺焉余蒞任碌碌四載有志未逮於今春謁太史楊公商及此事太史力贊其決又奉直指劉公捐金助練忠貞祠余思教化之原以講學為急而忠孝節義正學問之大端意圖合舉而並峙焉謀諸薦紳先生偶購得蕭氏別業一所風氣爽塏規制宏敞前楹用

妥忠貞靈而以

錢氏棄而復捐俸置田五十畝爲歲時供給修理之
費闢門墜坊覺煥然可觀余因是而竊自哂書院之
不可已如是而五閱歲始建何居則余又自忝人有
不可以講學者三名利根未斷者從義解作活計者
表裏兩截者余得無是乎安敢遽人之不可與講學
者三不從性命起頭者意見未捐者滿假自是者人
情得無是乎安敢遽若是思繼自今五閱歲矣自
覺砥礪一念或可無大戾於名教而遍觀諸文學又
皆斌斌質有其文也乃敢拈明宗二字相告以自附
於聖門知本之訓云耳夫以夫子之神聖尚以學不

講爲憂而至窺其所爲講者初不關言說何言而行
生無行而不與如是已矣語云言教拂身教從吾知
諸薦紳先生定有肩先覺之任而以身教作大總持
者矣忠貞公則身教之最著者也君父天性歿生罔
罔不假安排此是不學不慮真根宗而先儒又云東
漢尚氣節有雖殺身不悔者只爲不知道此於學問
之際微矣學者爲能相引於悅樂而日孜孜焉夫
不能窳竟者也謹忘其固陋而爲之記以諭同志
崇禎丙子孟冬吉旦

文丞相祠堂記

南嶺巡撫 謝 杰

嘉靖庚子開先少卿以歲薦謁選天官卿夜夢之任
序無明倫堂覺而異焉曰斯其遐陬下邑乎胡陋其
乃爾比放榜固臨岸也臨名郡當不至是意夢且不
驗及抵任堂之扁曰明德則夢無明倫之符也蓋是
扁為宋信國公文丞相所書後人重之不易而歎之
前定似亦非偶然者先少卿繇之裋躬飭度御書用
貧勤以課士工以屬文率鑿茲明德期無愧於此堂
杰不佞以孩提侍左右憶其概如此嗣後因之稍稍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百七

習聞信國公死宋事甚具與其詩有人生自古誰無
歿留取丹心照汗青之句是時赤子腹笥中未有一
古人而先知有信國齒頰間未有一古人詩而先知
有過零丁洋者先少卿之教也先少卿又嘗言臨既
堂明德可無祠信國公第恨余力綿徒寄余臆耳小
子識之杰曰唯唯居五年臨司訓最擢論朱厓以去
尋復挂冠東歸不與聞臨事者幾五十載先少卿且
謝人間世二紀矣序之遷乎堂之去明德仍明倫乎
署之鞠茂草乎無論先少卿不知不佞亦不盡知也
頃近以童貢節過臨詢之故老始盡得其地廢狀

有不勝麥秀黍離之悲者乃明德之屈歸然獨存
神物者護之與抑秉彜好德人心所同有不忍終棄
者在也不佞因謀割俸廩祠之以成先志於是臨諸
君子泰藩觀察而次迨于二千石六百石諸文學薦
紳賢良章縫之彥靡不欣然樂助計不佞所割僅什
之三諸所助更什而七焉期以其入葺祠如干楹爲
栖神之所以其二斥田如干畝爲享薦之需不數月
祠行告成按圖則外爲門門口仰德堂爲堂堂卽明
德而信國之主在焉後地甃隘不容車規涉不稱衆
患之會先少卿故所賑貧生楊氏庭者弟京四有隙

地間之曰恩人也敬輸以獻又鄉進士黃君學以累
世通家誼亦樂捐屋而餘基十餘丈遂得構拓又如
干楹併先少卿祠焉後竣僉問言於不佞不佞無所
辭後言曰夫明德者非大學聖經之旨乎固人心之
炯然不昧者也而其要莫大於忠孝傳曰爲人臣止
於敬爲人子止於孝示德之目也又曰孝者所以事
君示德之貫也知其目又知其貫夫然後炯然不昧
者可以常存而稱之曰明信國公危身急公破家殉
國委蛇就義出萬死以完其貞厥忠盛美開讀六歌
十載令人歎歎欲絕迹若疑於非孝者不知忠之

孝同條共貫猶之人倫天道然無二致也惟睢陽爲
能一天人惟信國爲能一忠孝皆其天秉殊絕妙契
道真故獨見其大者若此則臨庠所以堂明德之
指也觀諸日月懸象著明高炤萬古交必黃道經必
黑齒入必柁格長留之間文明所屆億有大千里者
固日月也而半暈重輪纖悉畢燭虛而生白隙而容
光亦孰非日月也哉信國之節振古爲烈信國之神
所在通祠雖賈豎婦孺靡不知有文丞相者明明厥
德是爲日月而已矣臨庠一隅或亦德之餘輝生白
容光乎堂之者神留祠之者義起彼都人士顧瞻

貌孰無高山景行之思思則慕慕則法祛其有已之
私堅其勿欺之念忠移之孝圖自靖自獻於
明天子之庭則德之明也於是爲大雖謂人人而信國
焉可也是舉也先少卿之志諸君子之義足稱惟德
知德惟忠知忠信大有光於名教而杰也陋無與比
數然得藉手以少違於不孝之訾是亦聖經之遺
也已先少卿謝氏名廷袞閩之長樂人官終瓊山縣
教諭以杰光祿贈故稱少卿叅藩鄭氏名時章
漳之龍溪人觀察袁氏名年蘇之吳縣人郡守高氏
名從禮浙之仁和人清江尹龍名起雷綬寧人

庠堂教吳氏名萬全候官人清江諭吳績浮梁人咸
與有賢勞例得書祀田祭器另紀之碑陰
萬曆甲午季夏吉旦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墓

重修聶侯廟碑

順德府 同知 聶 璜

侯聶姓諱友字文悌南昌人生於赤烏年間少負奇氣逐鹿至淦陽封谿箭中大樟乃伐而筏之怪息江翁人利於涉而祠之遂名其地曰樟樹鎮一名鹿渚云侯自少文武兼資姿髯修美虞翻與語奇之以書薦于豫章太守謝斐斐以爲功曹因至京謁太傅諸葛恪禮侯爲上賓封將軍命伐儋耳有功而歸授以丹陽太守惠政名于時恪以兵勝魏復欲逞北伐侯以書力諫恪不從後果無功已而侍中孫峻忌侯功

畧因譖于恪而禍之欲謀移之鬱林侯聞忿發賣志以歿時三十三也鎮人遂祀而報之呼爲聶公廟云至宋季乃神威孔章几里中雨燠之控痒疾之呼隨應而響且在李遠軍中潛啓默翌助順剔畔變幻不已屢獲勅命錫以廟額嗟夫侯之功懋著於吳侯之神始顯於宋或者竊有疑焉殊不知樊將軍漢人也而顯於唐李中郎唐人也而顯於梁要之天地純剛正大之氣鍾于人而不克伸于時則其積之久必有附日月以爲明附雷霆以爲威附山川以爲流時附草木以爲天喬附霜露以爲肅殺者矣是故宣侯之

神若是其久且大也夫先王之制祭祀也有功于民則祀之以歛勤民則祀之以勞定國則祀之能禦大災則祀之能捍大患則祀之此數者侯皆有焉是故宜侯之血食茲土若是其悠且久也夫易之渙曰王假有廟故漢高入關之初乃作祖廟宋儒謂其知萃渙之義矣於璜爲始祖璜家譜牒尊侯爲首稱茲紀侯之顯末於廟是亦竊附漢高之遺意且以彰甯君恒載等菲祠永盛之意以識歲月不怠耳若夫存世之功歿世之靈先後諸碑之刻已悉璜何敢贅廟工始于嘉靖甲午而成於嘉靖庚子今惟刻石以紀云

嘉靖壬寅仲秋吉日

重新修建東嶽行宮記

吏部張徹新淦人

五嶽天地間最大神，鼂靈前代有國土者，以其能興雲雨，利民物，極以帝號。

皇明洪武初，虛其號而不用，咸以神祀之所以示敬也。臨江郡城西二里，舊有東嶽行祠，通祀五嶽，而東嶽無專位。每水旱疾疫，吏民禱之，虔則應，祠之建置年月不可考。經歲滋久，日就傾圮。吏祭不恭，民慢不敬。盲風推雨，並作水旱饑饉，相仍宣德元年夏四月，不雨百姓無所訴，呻吟遍野。遼郡守寶坻朱侯得歸自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百二十三

京師與僚吏謁祠，下禱曰：守不德，無以格於神，幸奉聖天子明命，作民牧，典神祭，神聰明正直，憫我民以雨。我其新是祠，明日復謁禱如初。於時玄雲勃興，雷電交作，靈雨隨至，入府庭大如注。官吏相慶，士庶騰懽。溪澗有湧泉，土田無龜坼，連三日萬畝沾足。百穀有秋，向之呻吟變為歌謠。遼路之人莫不曰：太守雨守蒙神惠，諭於衆曰：願新廟者無食言。於是命耆民談于建等，以庀工鳩材，經始於宣德元年秋八月。息工於宣德三年冬十月，規制一新，金碧輝映，位其中以奉東嶽，與其侍從，舊之五嶽為寢宮於後，以楹前之。

左右分善惡爲二十四司又其前作三門而翼以從
屋神各肖以保爐竈香案之屬亦各極其整飾祠版
堂有石以登載事蹟守以文屬余余謂昔也神不以
字則無所降候今也神受其獻則有來崇福非郡守
能盡愛民祀神之敬其能致新廟有翼而神祀有承
如是哉故爲文俾刻之并系以詞使工祝歌以祀詞
曰神降兮泰山靈皇兮瀟湘乘雲氣兮往還與日
月兮相與循環作民兮成福十雨五風兮集以成
之祠神兮瞻景既神之報侯兮榮寵神祐我民兮
繁祉豐我嘉穀兮驅我厲鬼我民報祀方無窮也

清江縣志

卷之八
雜文

今考延於永世

天寧寺碑記

學士 趙 崇 人

臨江府大天寧寺在唐之先曰興化寺咸通中領南
觀察使常公宙道出清江維舟寺下夜觀江中有異
光募漁者浚水得鐵佛五移真寺中因改創焉邦人
稱之為鐵佛寺此郡志所載云宋賜額天寧萬壽紹
興十二年更號報恩光孝禪寺江南版圖歸十元至
元間有旨命講師三十有六人即列郡諸寺大開講
席靈巖泉公實來臨江改大天寧寺易禪為教所講
以唯識論為宗傳任山可公創立教規師徒有則追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五

見堂徹公才識英敏美譽益著香山泉公增置水田
歲收為石三百觀外慈公入觀慈仁殿內翰揭文安
公為製請詞還則改創大雄寶殿棟宇壯麗為郡偉
觀內翰虞文靖公為之記篆其額者倫魁張文穆公
也德巖公居五年而兵燬踰年省兵復臨江寺宇重
建歷代俱奉璽書任持至空碧榮公道阻不通領郡
命繼席十年兵難迭作寺事曠弛歲甲辰仲秋之月
郡請沙門克文王之裔瓦礫闢草萊志圖興葺乃仍
舊基謀作正殿經始於歲丁未十月會郡守劉任貞

...

道移可不期其初在志其末乎夫目擊劫燬成
七丈五尺爲六楹深四丈六尺屋宇之製木石脩
登饒甍堅緻既還舊觀蓬來請記嗚呼四方之金華
崇久而不鮮名山窮迹毀滅幾盡臨江之天壘雖遭
逢賢侯僚家協和仁情乎應頌數字之先成翰與具
美抑克文師之所立有以致之歟唯識之論法義甚
深學者卽是通之心華發明洞徹無礙然不徒作美
素藐焉晚出於虞氏何能爲後姑識其歲月而嘉其
興復以告來者耳侯字子貞漢泉人爲政廉明練達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三

課能稱能克文師號雪印通內外學澹泊自守
經新喻之雲山院學徒應夢慧忠永福相其成
今李惟敬國史臨川危素記

重修慧力禪寺記

臨江府知府程應龍

慧力寺其先為歐陽處士宅宅產瑞竹名瑞筠後為寺取爾瀨江名惠波最後因瘳唐帝異瘡乃錫今名相傳為楊救貧卜向地自南唐歷宋至元盛衰興頽者幾盛則名僧輩出默證佛性大演教宗禪心詩思雅重名流最下猶能謹守寺物無負國賦以是冠蓋雲集士庶會遊松筠楓栢夾道連城衰則棄教蔑戒為世厭薄輪蹄稀至逋負日多質山鬻樹逃散以去寺所興頽亦繇於此明興有朱公以忠倡修此寺後

經回祿厥裔今侍御公璉為孝廉時復為祝疏以紹先志歲久復頽茲家居恢宏初緒延僧鼎新侍御居恒嘗語余是寺有海印禪師能運法力擊碎石龍俾郡不至沼今石骨猶存有羅王曾現神力護郡避賊民千百人寺中賊馬至寺橋皆跪伏賊懼不敢進今伏馬橋在寺前觀茲則寺慧力誠良多豈僅一劑赫靈侍御是舉亦為郡功德崇報寧獨後身作因果也耶肇工庚戌年迄茲歲月底厥成為殿者三曰天王曰羅王報恩曰觀音為閣者一曰千佛復為莊嚴其像費金錢千緡皆侍御出之疏系贏餘不以瘵寒信

也功竣而余守茲郡因紀其事勒之貞珉嗚呼先後
興頹之故亦可思焉

萬曆丙辰孟秋吉日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翼

重建禪林寺碑記

此碑係張位新書
大學士張位

臨江府東關外舊有禪林寺故老云唐初創也寺有古栢二株徑十圍桑天百尺左雄右雌雌結實如著是子必兩光怪蓋千餘年可稱寶樹矣昔有宦遊者土其木佳妄意魁首者鋸匠南道而闔舍病眩已而悔罪復蘇鄉人神其事謂有阿護焉遂建三仙及壯繆殿於其地然寺廢如故寺舊嘗嘗住僧八十餘碩鄉豪卒而有之諸衲為散法輪金像轉徙淪落昔之鳴鐘梵唄禮誦威儀徒想像荒烟蔓草之墟而

清江縣志

卷之八

四

不可識近年鄉縉紳先生若大參程公憲副彭公同學史朱公謙建玉皇閣於關壯繆之後未幾朱公素行其德於鄉乃銳意力終其事工竣郡守王公來視慨然謂朱公曰此佛土也地而復振今輪奐美矣迺深一辨香為西方聖人地何耶朱公告之大尹李公亦以為然遂獨身任之瀾囊裝瓦木石甃墜等物部署役作王公李公捐助夫力木植迺作為正殿三楹中主大雄氏左右裝塑諸天阿羅漢守道參伯錢公巡道總憲黃公偕助之同題曰雙栢禪林梵宇莊嚴香火盛飭屹然臨汝間一巨觀矣竊謂大雄氏之

派起自夷裔咸謂悖紊中華正教當人其人廬其廬
童而習之較然矣夫人生有欲非禮法以維之則亂
至若閨壺也公族也壺宦也貴冑也夷狄也詩書禮
教之所維也刑律法律之所不能加任其性之所趨
而恣爲饕鷹一聞因果報應之說輒儼然懼然然則
是其陰翊世道不淺胡可廢諸世之人披攘困苦於
塵業之中無能自脫一旦夫化入之境花木清幽焚
香息念談說無生味趣便有悠然出俗想若膏腴醜
飽啜苦茗而喉膈爽然厭穢得澹亦一達也又胡可
廢諸顧獨怪近來深山僻野庵院碁布冒私擲之禁

人捐福地靡問而奸宄托跡遊僧潛竄僑寓借爲遁
逃淵藪是何恥焉此淫祠不待梁公而毀佛光不俟
明道而除者也恒謂與其創設新刹毋若修復舊寺
之爲得乎况茲禪林迺古高僧卓錫法土夙稱名刹
且居通衢輳集難匿非類宜延德士任持以佐薰修
而杜游閒卽異日瞻禮者考廢興之故而益堅信心
以杜衰萌誠盛舉矣朱公言古刹棲靈必有所司有
其舉之莫敢廢也茲寺之爲豪有也弗能久也今此
之金壁輝煌而彼之灰飛烟滅良可憫已胡世之精
謀力奪爲陰陽宅者往往悍然不顧覩此不可爲示

鑿乎余之力爲修復也用以戒斯世之毀折像教者
朱公又言維茲禪林當吉輔宜春諸水下流而維其
口在形家言不宜廢自創之復而郡中財賦人文僨
於曩時有左驗矣余之方爲修復也用以培一方之
風氣福利者余聞斯言因嘆朱公之用意何深而施
德抑何弘且遠耶寺古名善林寺新修郡誌載名禪
林寺遂仍之禪善同音同義也朱公諱連辛未進士
官侍御史督學憲副與余同舉於鄉因不辭而爲之
記

萬曆丁未孟秋吉旦

重修陶母墓記

翰林院 張九韶 邑人

陶母墓者自昔相傳為晉太尉長沙桓公陶侃母湛氏之墓也按新淦縣志湛氏本縣人墓在縣之東北寰宇記亦載湛氏墓在新淦縣東北百步則今縣治東北慈訓坊有墓是也縣志又云南唐時徐鍇嘗為作記今其文不存宋慶曆中吳中復為宰於此亦嘗叙其事以為墓舊有亭後廢唐大曆中有碑亦廢則是昔人固以墓為真跡矣然臨江未建郡之先新淦屬廬陵治在今清江鎮之東南二十里有山曰紫淦

淦水出其下縣之得名以此隋開皇間李子樂為新淦令以縣去郡遠請于朝始遷今之治所以墓之墓縣未遷或者又謂墓在新淦之舊縣則今之清江鎮新興觀前江岸水嚙故址不存今不可得而考矣姑即今墓所在而言之墓也當關闔之間直衢道之左其地從廣可二尋有半舊有亭而無為鏽且隘陋弗稱甚非所以安體魄也洪武乙巳春嘉禾楊子山來宰是邑曾未期年庶事以理一日過墓所仰而視之則棟宇傾頽而瓦礫穿漏也俯而觀之則磚甃缺裂而蕪穢空集也歸語同僚曰為政之道當以樹教化

爲先務且以陶母之賢而塋於此宜後人有所企慕而興起焉者也今其亭宇凜然而將墜可不及吾世而一新之乎於是捐已貲構工聚材撤其舊而新之爲屋十楹護以欄檻級以石階又累甃增庀其墓而墻其四周且加堊焉經始於歲之庚午八月壬申訖工於其年冬之甲子費不及民而民大和悅相與礮石以記其事而請文於余余謂陶母之賢其行實載於傳記者人皆得而知之也爲政者誠能以風化爲教人之急務使世之爲人母者如湛氏之能教其子則

國家何患乎無人材之用而天下之事惡有不理哉然則是舉也其有關於世教不亦大乎請以是爲記

雲南提學副使彭綱邑人

正德八年癸酉冬十一月甲戌今太守方峯先生新
寧熊公新作臨江府城制始脩也臨江有城昉於宋
厥後或修或圯元至正甲辰

國兵克偽漢臨歸附因元之舊置千戶所戍之後所徙
城夷然週遭礫址曠地墾池諸門之闌猶存正德六
年夏六月華林盜入禍極慘烈於是人心奮激思得
捍衛明年公履任周視內外心測志奮乃理武事乃
覈帑度計可施則具言於當道度地籌功鳩工庀器

配役於民伐石於山址之以石累之以磚結之以灰
內外夾施經始於壬申六月至是訖工為輪廣凡三
百雉有畸為高凡一丈六尺有畸為女雉凡二千九
百四十二高視城身少什之七為厚下一丈二尺有
畸上殺其二實以磚石覆之以土其平如砥可以驅
馳運五兵為敵臺凡一十有八旁出城十之三為串
屋之楹凡一千四百七十一為臺門六架以危樓皆
仍其舊而加治焉惟西則夷其闌而重新之視諸門
益壯為本竇六嘗甕之以甕櫺之以鐵以泄淫潦之
害為隍池皆覈出於此與城曠而下而重浚之凡工

與趨事之民皆視其事而上下餼之而之凡費選白
金以兩計者八千三百七十而旬月犒勸若魚米酒
肉之類則不在是凡爲費公皆隱度通融公帑所儲
蓄而助以聽訟東金之餘與善例商估縑直所謂
食錢者民弗與知也噫百年廢墜一旦復興高臨言
言透迤起復遠而望之則紅寬盤卷憑駕河山迤而
視之則陰陽經緯蔽虧日月民安其居戎息其心我
據其勝矣今夫成天下之事者有三曰志曰才曰時
有志而無才則踈而不合有才而無志則靡而不振
志且才矣而不值乎斯民企望之時則卒然使之未

必不以爲厲已此古今豪傑抱志與才徃徃至於憤
憤扼腕銜其事功之不見者爲是故也惟公遠是三
者而佚道是用此其所以克樹衆人久隳之峻功於
反掌之間若夫設神化然公於是可謂能矣擲天且
或者將有以昌公之策於方來而先以是爲兆也不
然何昔之難而今之易也耶始臨之民阨於盜燹之
餘一夕而數警者凡數年感公之障固而引之凡耆
宿壯少莫不歡慙戴而頌壽公德於無窮於是臨之
縉紳自與公熟得石而礪之屬綱記之公名希古字

希古

是公在州郡中至今官

其爲政因繩律以寓仁愛云

梅家翁記

知府 孫 備 邑人

清江水害梅家翁為要舊有堤善崩春夏浩淼歎
蕩後民產虛賦之家千餘戶且虐隣毘陵養齋先生
刺臨三年水禍無虛歲因嘆曰民害若是如之何
吊而怒食其力乎於是積罅縮浮財用度可乃
規制授父老子弟且畚鍤板築從事隸習知事
人為長分命屬僚先後釐厥工自壬午秋八月
癸未春竣事修百丈中股弩闢水勢東瀉湖
高半之旁教民雜藝靡綴圖經久是歲水不至

清江縣志

藝文

縣軌無害黎服大悅走公廡下稽顙謝公不居曰若
民勞也其善視無喪厥功於是威德公無已相率求
其卿大夫孫備銘石道左繫遠思焉夫治民而恤其
大也子產乘輿之譏謂夫小之也惠盡而害猶是也
公之理民利病甚多惟築城江岸築茲堤竭心力焉
蓋之處相傳有水怪而成即功其昭德之致乎夫德
昭而民不忘者人心也立辭以像賢者不遠也遠而
益知有公吾郡不重矣乎詞曰湯湯楚水大江具區
孰汨而橫孰道而趨蕭蕭梅翁列木以家昔胡噉噉
今則款譁維彼歡譁匪民之耗哀斯遺斯疾病有

其告維何天降澤水蕩我田廬饑我父子惟茲父子
將逝樂土悄悄徐侯來此遐莫遐莫來此憂心策策
奄有大防於河之側靡云不逮孔棘有成靡費不貲
民弗覲瘠維豐有年維筠有歲百世之閑三邑之惠
勤官漳澤古昔稱賢工重民力春秋書年嗟
德溥功茂民歌民頌與石同壽

焉民之不為鮪鳧者猶幸草爾古之儒者嘗以足繼
已病也或不待請而為之甚乃不惜以其躬衛之曰
吾學吾道如是也秦公以儒者之治治之又安能已
乎明年庚辰大水執以立植無逆于防濟江舊史楊
廷麟樂而記之辭曰曰古在昔乃奉乃顧乃涉其西
華陽以別南曰蛇溪雖小事攸同蕭水激之遂曰滲
國前之為此或廿年或七九年乃至歲多泰公成枳
以仁以勇衆方以傅士樂工良使我人曰叔哉公之
為德制身者道物制者才公則有之曰王國昌
宅我田曰王國昌正我徒我車曰王國昌成昌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士我工嘻乎嘻乎江之永矣嗣者其前良乎念

勞故告

崇禎辛巳三月吉旦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總之任資給者非偏經費而真念時繁于力後任督
理者非偏管度而長慮每靡于支更調于寬嚴兢兢
以貫于徹始徹終之際雖費幾許助勤與鉅後而
寔行所無事以故民忘勞而功神迅也且大禋餘
人得以力受直于官是又救荒一助矣而更虞他
壯不沙河若堅此墩彼猶之弗堅勒限補葺視昔加
嚴則二公固未嘗演史忘軫念也先是滔天之後鄉
民仍半歲汨泱泱中瘡痍之衆撫江涓號曰天乎何
芻狗吾民極也介介衣帶水不界一慈父生活之其
魚矣而獲微惠兩公沫煦祗席有兩公則有河堤有

河堤則有水國之田廬戶口駸駸復有生人之趣微
計其後卽比嚴二慈獲登簞車穰穰曩之凝淚江涓
號而叫九關者無不手加額歌舞明賜曰二慈父與
我麥秋也尋與我西成也二公之功萬世美茲民有
天幸大夫公總郡邑事得時時顧問工作而侯以入
覲奏景爲第一人最第一而秩未深再當創治清則二
公之長城我億衆也寧有窮期哉不佞借縫掖生長
是鄉庶堤之庇保在雲仍敢以不文忘紀誦耶貞珉
之勒第綠堤工告成事耳至于周澤溉江茂烈鴻恩
則嗣是當永永像之世世祠之與長河共天塹七八

石云乎哉然愚于是識兩公之大焉拯民痛瘼不啻
負疚仁也家視民事盡力殫財必期庶績誠也諷俗
盈庭不築舍道旁斷也一德相成如墳應麓和也
此可澤入紘可貫金石可立剖國是亮天王一境
緒事焉夫黍苗之仰桔槔不如其仰陰雨三公立
滲漉四海清民其首厥河濶者耳河堤其治行卓
中之一班者耳鄭公名朝棟號二瞻楚之澧州人周
公名宗文號開鴻越之嘉善人書以風後之東茲土
者

萬曆戊午季冬吉旦

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頁五

重修沙河渠記

福建按察使程

清江之有水患自昔已然乃浸淫龍蛇之歲及今
曆丙丁而墊溺極矣水悍嚙江坪決河堤貫劍
川間諸要害地者數十而沙河基一帶為甚田廬
丘漂沒萬計此水國亦一劫運也前此頗決頗修然
亦旋修旋圯無乃當事者苟且支吾致此天幸開鴻
湖侯令下邑席未及煖而惻然若已溺也緣集鄉紳
孝廉蒸群髦士覲求水勢地勢商為一堤不復圯之
計予時蒙

清江縣志

卷之八

一百一

恩擢總入閩憲事待次里門謬陳六議以對首擇
而次及一切工費時郡二大夫二瞻鄭侯捧檄吳越
市絹上供事竣而餘值五千緡悉輦而還公帑大
丞太蒙王公心竒之會清人數萬萬狂走邛關以侯
監督請予行次章江晤監司兩臺使力為德懃報可
一時三老歡慶額手曰民有天矣兩侯受命慨然身
身之鄭侯曰身親行河估計丈尺堤長無簽市獵岸
土無襍浮沙夙而作晦而息偕陜陝登登之身
其

奏續密圖自任

天矣經始九月之災日夜數千人口費數十萬
二月而自沙河基連牛灣一帶積歲傾圮要害處處
屹若砥柱微獨若者復有寧字明者復有定所會
貢輸孔道諸奉計屬車纍纍輦土者無不說堤工
速而堅壯且百倍疇曩也蓋兩侯茹檠貞操弄丸
河海稱才誠兩合故能任勞任怨排衆議而適觀
處先是主郡事者因既呈辭取心兩侯意稍不
一倅以遷秩行郎支吾選歲者見當道以
對而不知工役未一月已費七百緡矣當此時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百五

侯擔當者不亦難乎民仰窺兩侯一片苦心而歲
覆露之德藉不有記述以誌永永毋論悖德者不
將曷以風示來禩予赴任浙藩過里環堤之人且狀
以叩予曰若曹不諳令甲兩侯肯爲若狗且吾儕
兩侯如天之福堤詎足繫兩侯爰復叩額而繼之
泣曰小人安曉令甲亦敢諛侯功德第欲使百年
識堤之所以永自兩侯始耳予乃驟然曰有是哉
之于釣維絳伊緡辟之于舟維柁與楫微鄭美無
遂周之仁微周侯無以展鄭之翰兩侯出與成
當今河南

秋之法凡土功關于民者必書茲堤也挽劔筠之迅
湍殺袁顛之支流所關最鉅故不却而爲之記
萬曆己未孟夏吉旦

清江鎮復古堤記

清江縣知縣 梁士濟

瀟江之水來自大庾踰庾嶺而北為章江石碛瀟不盈尺行三百里達於虔而與貢水合章江始大又三百里為吉州踰吉州三百里過袁河為瀟江瀟江以上為金川為玉峽夾岸多山而水未大會無所事堤自金川至瀟江平疇衍曠加以袁河而浩汗滉漾霖雨時至慮殫為河矣故堤防之興自樟樹鎮始繇樟樹而劍江而南浦踰吳城又於彭蠡放於江而水始獲所歸故樟樹江省一鉅鎮也治水最亟焉初余取

清江縣志

卷之八

百四九

道瀟江見圻岸壘壘皆水之齧餘也迨縮綬而來則兀然金湯雄峙矣縉紳先生曰前香山盧公之躬締也水循其道吾邦千百年無事矣泝流而下可三四里有故堤遺址馴水勢而東之毋為北門患蓋先民之遠慮焉往十餘歲水大決則築新堤以自救迺徙內十餘丈堤益退而水駸駸遶樟樹之北關從古遺址廻望巨浸汪洋宛在水中央是豈可厯火安余初視事即從縉紳父老商興業問民所疾苦給祝公曰新政第一義也無如接盧父母之成績復關之古堤乎爰與侍御熊司空聶公蠲古鳩工

公實經始之土取諸湖之宜濬者下下而高高兩
利也木之值販諸進香之贏餘者其入之爲民力之
等存其出之爲民生之捍禦兩成也工計戶而均之
使傭力者受其瘠逯末者輸其值兩便也始于元年
之冬竣于二年之秋日王而裁霜降而畢費金錢二
百有奇縉紳先生協助之而郡守王公與余咸拍
蓋焉是役也分財用平叔幹揣厚薄量基址課
稱糶糧悉祝公定其費既成以授鄉之廉幹者使
之工無浮費役無曠時盡公以其經國之碩書
之梓里焉今夫治一家者其有所營進耶浴

津江縣志

卷之七

四

日而維之以某時樹揆以某時落成經費井井有章
而傷功堅固可久至官府造作則不然糜費不貲曠
日淹承費程者爲無管省而滋之中飽甚矣爲天下
之不如爲家也夫以家事視天下事則何事不可爲
是役也爲鄉國捍患而經紀之如其家計焉堤成而
公之經國亦稍覩一斑矣與利革害爲民去所疾苦
縣官事也縉紳而享有寧宇且道於愆曠焉乃
峻然誇績最夫是役也有高節之士矜曰徐字清者
捐家園一所以其土界之堤使增峻焉楚子文毀其

家以新國之難捐學以公州其鄉之後進彰彰起矣
既成身書而志之

重修梅家畬聖黃家園記

梅林氏楊廷麟

崇禎十有二年己卯夏大水江溢於脩德鄉五鄉之間始若髮漂終乃大比保人之壞游如也鄉邑去于遂人以咸懼然邑侯無錫秦公閱之甚曰是不可不日月契也我乃先之則感言於眾曰凡壞之人以方報也邑人之嘗宅其良者以患准也齋老之雄於旅以或腐於力者以才差也名相遠者實相近也功相若者事相半也我則有大福於汝後人其年冬十月度里裁匡步軌割畝耦量時景設次日至勿或敢置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遂有長長有十里鄙有督督有五人涂有植植有八表官徒有專專歷三職程事而終不愆于素自梅家畬以屬黃家園丹桂坊縱跡之三百七十丈五尺有尋而止側輪不及十之一廉則砥之耐則任之廊以怒則參以敵之廣與崇方水迺滙之上而望之網如也巳下則埤其表翼翼也凡百有十日以訖工不加昔矣又陪敦焉嗟乎 國家嘗有建義之役矣淮之為淮則有沕口之師矣其始以人之功為巳弗功也辭之辭之矣若之何以人之勞為巳勞也身之且且之而弗身其勞也則曰吾不敢為則焉左後而在

新修江路記

四川布政使

放

郡城南上抵... 力商若故老相傳沿江舊有坦途歷
禩以來江濤... 之坍塌入于江往來者迂徑繚繞而
行霜降水落則行沙中繼時里中有三老受天竺戒
以方便為心相與謀曰此途不修終病行者乃從四
方長者募緣金穀均節委積鳩備工斬山之麓而途
焉廼闢廼墜廼溝廼防畚鍤如雨而許許之聲響徹
林谷後不貳時劃然改觀途之首聯絡城根壤勢坡
隨乃甃礮為級以便陟降其下有坳南郭諸水出焉

清江縣志

卷之八

百五十三

昔有圯橋今完之途之尾端筠山後諸水出焉昔無
橋今翫之自沙中而望途之寬平也如砥高懸也如
棧延袤也如鱗鱗飲澗水光山色之間隱然與石龍
金鳳相為映世行者往來懽呼相慶噫古者王政凡
橋梁道路亦... 在職司以時料理有不趨事則督責
之令行焉今... 老不費官金不勤民力乃能協心集
事以便民真... 之良哉民之良哉三老者何其姓名
存智陳姓名... 麻劉姓名勝贊之者沙門宗岱也予
有別墅近江... 端杖屨逍遙多繇此途故樂其成
為之記焉

親民堂記

翰林院
劉同升
吉水人

若水秦公治清江者五年矣學道愛人有君子之風
清江之民亦愛之曰古循良吏不是過也初公蒞清
江見其堂曰親民公曰前人廸我矣吾之治清江如
是而已矣于是潔已奉公飲清江之水通惠泉而品
之曰吾不求人知求無愧此堂以信吾清夜可矣廸
于整暇之日葺其堂而新之考其興廢之故則堂之
有賴自沈公淮始先是府學堂頗爲文信國所書初
書明倫誤衍一筆因書明德此親民所繇命也余讀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一百五十五

石經細繹親民之義覺古聖賢立言與後儒微有不
同何也親則賢愚一視如父母之于群子賢固甚愛
之不賢亦未嘗不愛之也蓋督責所加但有憐憫終
無憎惡民之于君子亦如子事父摛循儆戒皆出天
性未嘗作二觀也若新則革其舊習與之更始賢知
愚不肖分別心生矣天下之大求其人人一新必不
得之數也夫求新則近于鑿親則渾然一體唯天地
萬物父母並生並育各不相害元后作民父母何是
有作好作惡之王道哉故曰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先
教養而後政刑如春風着物而物不自知也舍此則

刑名之漸起矣秦公家學淵源以身教清江古人
閣思過以止爭訟此道于公僅見爾蓋公蚤違庭訓
奉節母之教唯謹至性孝友父母諱日素服涕泣族
人感之以公爲士行士則其重于宗族鄉黨如此清
江故割高安新淦新喻之都鄙風氣難齊皆奉公畫
一又四達之衢疲且重瘠公才遊刃而壹鎮以廉靜
居身端方言笑不苟其經濟本於學問非偶然已也
當催科嚴急之時公獨能以寬行之不失撫字之意
其他救荒築堤均馬政恤農事除劇盜諸善政不一
率皆本于親之之意而又本于親其親以親民之意

故有本末可觀當事聞之咸曰愛民無過清江者夫
治邑者誰不欲親民有其心而無其術民亦不得親
唯本明德以平天下則暢于四肢發于事業從好之
民信其衿影又何憂乎不新予與公以聖賢之學交
相勉焉循良又緒餘耳公貽書予云願得一言以爲
來者勸使清人更數百年上下相親如一日庶斯堂
之不朽也嗚呼亦可以觀公之用心矣公名鏞無錫
人與同升成丁丑進士

樟樹鎮記

四川布政使 熊化 邑人

鎮於邑治股肱也以奉腹則襟喉也地當水陸之衝
舟車所過抵貨賄灌輸通八省之利然州處墊雜廬
旅當土著之半家事末利鮮蓋藏黷畜米粟不支一
歲而西仰袁東仰慶吉蓋瘠壤也列肆多食貨若杉
材藥物被服械器諸為民用者百里環至肩摩於途
息磬赤珠綦巾大布走東南諸郡珠玉錦綺及淫巧
之技難得之貨弗居焉其麗朴猶昔而屠沽溷穢遊
食者衆無良窳處矣司市司稅皆有官郡邑長吏督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七

察之稅額故百五十金歲增幾十倍自大使中廢所
領無端職狡僧猾胥復蠹蝕其中而費更倍浮於額
行貨者多折閱去賈船用希其敝也商民兩病而公
私交困則厲政之為也物極而衰或亦俗漸致然與
以余所觀記參之所聞風氣凡三嬗矣蓋自突弁偕
鎮人士遊其才者明經術工文辭而推敵能讓奉長
老為大師燕閒講議少者皆屏息無敢吮蓋士即負
才而不矜於異以歛退為賢於時舉於鄉擢於春官
逢年者接迹而起亦清之相里矣而故老則為余言
是異時為積居時遂之場也其才者能徵貴賤權子

母以機利爲贏而俗宗曹邨帝縫而遊者非市人也
俯仰幾何時而譽髦彬彬斯盛矣嗟乎盛可嘗也哉
一瞬四十年泗濱斷斷漸異於昔歛退之風少頽矣
後來之俊典刑在昔其無忘從邁之思哉鎮西北瀕
江而江爲門曰大德門有湖遶其後左從秀江與江
水合今堙塞爲民居右紆迴數十里達豐境繇小港
以入於江此鎮之形勢也紀存其畧而媿媿於風氣
之遞變令後之覽者繹思焉其古蹟人物建置沿革
諸所宜記者詳邑志不具錄

熊化曰樅濱故商賈湊沓之地鮮名達顯人俗質儉

富樂不矜誇勢能之榮未百年而士始以文學顯甲
乙之試弋獲相仍而閭左之氓衣食池殖則視昔蔑
如矣豈人才與物力迭爲帝與邨聰明通悟者相耀
爲士而中才闇積著之理與將文弱使然也今居圉
繹驛兵食而詘說者謂文弱固無裨於富強憤激者
則又曰峻攫則富強在吏而公家當其詘豪奪則富
強在士大夫而閭左當其詘安在文弱之富強也
嗟乎魚其金而鷄栖其車豈絜無人而槩以辱天下
士哉夫謂文弱無裨於富強耻也謂文弱自擅其富
強罪也夫鎮於邑邑於天下千耦之一哇耳然可以

詩文總目

賦一首

四言古詩二首

五言古詩十九首

七言古詩十一首

五言律詩十四首

五言排律三首

七言律詩三十一首

七言排律一首

五言絕句三首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七言絕句四十二首

碑記四十九首

生祠碑記

議二首

塞銅鑼江議

臨江府管大勳

蛇溪水在縣東其源自永泰之下五里分江水為溪
三十里復與江流合此即銅鑼江水也昔時春夏水
泛瀰漫數十里民不可田宋淳熙初部使者築堤捍
之患始息成化末賴水暴至徑北衝蛇溪遂成大江
田土沒入幾千百頃嘉靖間叅政陳大賓知府徐
先後議塞不果按議者謂塞銅鑼江俾江水盡經府
前入大江則買船通生理蕃祗候便官民省且與埧
輿諸言合然水深廣夫又駛挾山拒河萬牛不力

清江縣志

卷之八
藝文

百六十二

將安出况鳩衆移粟括金問藏非鈞錙之較而旬
之積也謂塞不善吾弗敢云嗣籌者宜計較利害
始乃從事可也

